金陵集

墓誌　墓表

九

金陵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誌

弘文館直提學知製 教南公墓誌銘
贈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行司憲府持平蔡公墓誌銘
贈吏曹叅議行木川縣監成公墓誌銘
贈司憲府持平韓公墓誌銘
高祖考知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贈謚文憲公府君墓誌銘

伯父太華先生墓誌銘
同知中樞府事安君墓誌
僉知中樞府事鄭公墓誌銘
南君山墓誌銘
石居士墓誌銘
學生南君墓誌銘
真樂先生墓誌銘
朴山如墓誌銘
黃生墓誌銘
從氏象靈居士墓誌銘

孺人申氏墓誌銘
淑人趙氏墓誌
孺人南氏壙誌
淑人南氏墓誌銘
先妣墓誌
淑人吳氏墓誌銘

金陵集卷之十七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墓誌

弘文館直提學知製　教南公墓誌銘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弘文館直提學知製　教南公卒于正寢用九月某甲葬于積城縣紫霞洞負午之原遺命勿樹神道碑不書燕山以後官啣毋令天下後世之人知有我可也公諱褒字士美南自新羅得姓以英毅公諱敏爲始祖其後世

散居嶺南其在宜寧者曰君甫仕高麗爲樞密院直副使三傳而有諱乙珍叅知門下府事辛禑之世與吉再徐甄元天錫隱居不出及 太祖受命遣使徵之遂被髮亡紺嶽山中 太祖憐其忠不復召環其所居而封之號曰沙川伯是於公爲會祖也祖諱珪議政府左贊成考諱致信郡守妣晉州河氏封淑人龍驤衛副護軍備女也以天順五年六月十五日生公自少時沈重有大志弘治中俱擧生員進士蔭補至工曹正郎俄登別試第幾人賜及第拜吏曹佐郎弘文館典翰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弘文館直提學常

帶知製 教時燕山政亂公不樂仕宦托目盲入巖
穴中 中宗反正屢拜官皆稱疾不受當是時趙文
正公光祖以大司憲秉國政嘗於 經筵斥公弟袞
爲人狎邪傾險不可用袞惶恐汗出沾背退語於人
曰近日士大夫議論太激非 國家之福也日夜切
齒謀所以傾文正公者公正色曰趙孝直君子也汝
令毁之他日當得罪已而袞與其黨沈貞洪景舟等
入北門上變於是大司憲趙光祖副提學金淨大司
成金湜直提學金絿右承旨尹自任右副承旨朴世
熹同副承旨朴薰應教奇遵同日下義禁府獄光祖

淨賜死湜絿薰世熹遵自任并杖流嶺海一時清流
皆誣以朋黨坐死貶黜者幾百人而朝廷空矣公遂
憂憤滃泣益與世相絶一自放於山水文酒以晦迹
盖公自號滄浪居士或稱逍遥子嘗東南遊清凉太
白寳盖金剛諸山幅巾杖屨往來漁樵間喜不為人
所識往往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遺以為
寳輒送人追之裂去不留迹有問者亦不道姓名如
是凡數十年竟悒悒以卒壽八十二配東萊鄭氏縣
監有智女端莊習家禮敬事君子先公幾年而歿有
一男廷緍掌令二女長適郡守閔宗騫次適叅奉趙

克儉廷縉三男帽叅奉憶全直長帽子景昌生員憶無子以全子景哲爲嗣叅奉全子景郁叅奉閔景雲趙純善其外孫也甚矣北門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不肯與奸黨比肩而事君况公之於衮兄弟也欲强顔而食君之祿則傷於義欲請於朝而誅衮則傷於愛二者皆不可則毋寧沉淪晦迹於深山窮谷之中以至沒身而無怨尤豈不賢哉王導不能使其弟之不爲敦安禮不能使其兄之不爲安石後之君子其必有論公之世而悲公之志者矣銘曰

余嘗見一木焉同本而異枝一直而一曲何天賦不均之至斯讀公之書而論公之時嗚呼公之志可悲也

贈弘文館副提學秉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行司憲府持平蔡公墓誌銘

公諱聖龜字用九姓蔡氏平康人也始祖敬延仕高麗官監察御史其後世有曰松年曰子華曰模曰宗麟仍四世爲同平章事入　本朝仕宦不顯曾祖諱興先祖諱廷侃俱蚤卒考諱震亨自號蓴塘居士工左氏春秋試禮部擧生員進士光海政亂嘗對策極

論時弊累百餘言幾及於禍領議政申文貞公欽時
爲考官遂黜之曰此非能於文者也由是得免公少
慷慨好高節遊庠學以詞賦名諸生間 仁祖三年
登文科初付成均館學諭歷學錄學正博士陞典籍
移司憲府監察是時淸人改正朔崔鳴吉議遣使者
結和親公喟然嘆曰此秦檜韓侂胄所以亡宋者也
遂上疏曰臣自結髮讀書只知有 明天子耳今建
州稱帝臣不忍聞也我國自 康獻王以來凡十四
世歲修貢獻爲藩臣今 殿下以皮幣金繒事夷狄
而絶之於明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仍論執政大臣

之倡爲和議者言甚切直不報久之轉刑曹禮曹兵
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出爲慶尙道都事除司憲府
持平又出爲咸鏡道都事未幾淸團南漢公奔問至
行在過城下作詩倣黍離匪風之章仍東望　穆陵
而歌之遂悲憤泣數行下國人至今傳誦焉自是公
不樂榮進求外得寧越郡竟悒悒以卒實丁酉十二
月初八日也春秋僅四十一以翌年三月葬于果川
廣明洞坤向之原配東萊鄭氏議政府左贊成大年
之玄孫也生二男三女男長錫夏直長次呈夏進士
女長適我高祖文憲公府君次適士人李有燠次適

士人崔晉禧直長五男慶混慶彬慶弘慶　慶進
士二男慶益慶積內外曾玄凡若干人公天資仁厚
篤於人倫處兄弟朋友一於誠愛坦蕩無畦畛至義
有當爲確然有操不可奪也愚伏鄭先生經世嘗稱
之曰用九君子人也文章辭理俱到詩尤清逸有唐
人之旨酒酣拔紙作草書亦遒勁可喜　英宗二十
三年筵臣以公南漢詩白之　命贈弘文館副提學
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今上初饗　皇
壇訪公遺孫令以儒服入庭行禮士大夫莫不感動
焉始公在寧越與文憲公舟遊江上聞　天子殉社

悲慟幾仆舟中仍握手登錦仙亭盃飲酒爲歌詩痛哭而還聞者爲之太息嗚呼公之爲明守義斥和議而自潔其身者雖與權金三學士同傳而垂之百世可也銘曰

蹇於仕時不與謀局於年竟將誰尤余讀公南漢之詩與斥和之疏其辭激而烈其旨清而幽公於是乎千秋之不朽嗚呼噫矣公復何求

贈吏曹叅議行木川縣監成公墓誌銘

仁顯后之遜位也賊臣閔黯等入據朝著所以誣逼之者殆百計而又嗾李玄逸上疏語叵測玄逸者居

嶺南盜儒名爲國子祭酒至是凶黨欲引之爲重也
故縣監成公貽書絶之曰令公以布衣荷　主上之
知擢在經幄謂宜盡忠酬恩而國有大事默無一言
乃反陰護趙嗣基滔天之惡戕殺忠賢且朴泰輔之
死國人莫不憐之而袖手傍觀終不伸救致使閔柳
諸人或交遞爲冢宰或連據爲大司馬權勢隆赫人
皆側目顧視臺閣之上雍容苟且只問狐狸不復知
豺狼之當道而令公又以山野之人猶未免緘口模
糊之習其自爲計則得矣奈負國何奈得罪後世何
幸速南歸毋久留朝廷爲也遂日造　后安國里私

第問起居及玄逸歸太學生上章請留公獨不與焉
大臣兩司相繼請罪謫鎮海當是時閔文忠兄弟皆
流嶺海吴忠貞公斗寅等新杖死　闕下朝野惴惴
然不敢出一言而公能以一布衣慷慨自立如此直
聲震國中矣或問於公轍曰戚公童子時嘗受業於
玄逸雖一日有師弟子之義焉弟子絕之於師可乎
公轍曰可師荀賢歟服勤至死可也有大惡歟去之
奚不可也尹拯嘗師事宋文正先生見先生正學直
道終必爲鐫積之黨所陷害則恐他日先生敗而禍
及已以其父宣擧碑事托爲輕重之說而背之此之

謂萬世之罪人也夫師者道之所存也成公之受業於玄逸疑其賢也及其惡極而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斷以義理而絶之愈見其君子矣公諱倜字汝張其先昌寧人在高麗而顯者曰松國門下侍中祖諱鉽平安道兵馬節度使考諱大彭通德郎妣孺人陽川許氏滄海處士格之女也公以 顯宗甲辰十一月十六日生幼穎異事親以至孝閨與兄弟處起居衣食與同殆不知爲二身也尤慕古人高義見人有窮者立施之無吝色盖有外祖之風也其自鎭海歸益閉戸讀書絶交遊不應貢舉已而舉孝廉授繕工監

監役官會朝參許百官言事公進曰　殿下雖勤御
經筵其見於行事者喜怒失當刑罰不中所謂譊夫
芭苴女謁三者之可以感傷和氣者亦今日之所當
戒願　殿下益懋學問之工兼軫攝養之道以昭淸
明之治焉　肅宗動容嘉納陞典設司別提遷司憲
府監察除懷仁縣監遭内艱未赴服闋由歸厚署别
提出監木川爲政尚教化不用鞭撻民愛慕立碑而
頌之以治最秩滿爲加一年己亥五月二十八日卒
春秋五十有六同年七月葬于大興郡基谷坐庚之
原配光山盧氏議政府領議政守愼之後義禁府都

事思齊之女後公七年卒祔其右公貌淸淳而中自
剛直平居寡言笑接人尢於功名勢利世所艶附者
泊然若相忘也閔忠文公鎭厚慕公之義送人要一
見公謝曰吾豈可造宰相之門耶終不往及公沒閔
公來哭甚哀而去聞者益知公之介而多閔公之能
下士也　聖上十一年領議政金公致仁以公事白
上特贈吏曹叅議公有二男二女男長胤徵次胤徵
女長適韓宗佑次適權世檝胤徵三男涇㷠琡胤徽
一男晊請銘者公曾孫範鎭也趙文簡公觀彬嘗與
客語及　仁顯遜位時事曰吳朴諸賢之所樹立非

不毅然大丈夫也而戍汝張以其黨目中人能挺然
獨立一言而有扶倫闢邪之功可與陳歐兩生同傳
而亦足使半日庭請之人知所媿矣嗚呼此眞確論
也公可以不朽矣乎銘曰
惟斷之勇迺志之貞亦見之明官止於一尉時之咎
也百世之名天之定也

贈司憲府持平韓公墓誌銘

前十餘年余在京師南原韓生踵門來請其高祖叅
奉公及祖持平公狀誌之文時余職內閣奔走夙夜
諾而未果作也今年春來按嶺南生又褁足踰嶺而

至其辭比前益勤曰某年迫七十恐遂死而爲不瞑之恨也余乃狀叅奉之行幾畢而適有沿邊巡撫之行誌未及就生歸而泣曰吾祖之賢也而不得夫子之文以爲誌是吾不肖也將詣祠堂自解其袴令童子執杖撻之於是鄉黨宗族憫其老競來止之復令具幣來將不得請則不去余平生銘誌世之名公鉅人者不爲不多而獨於斯文不能辭者以其行之有可以勸世也四方之以文字來乞者亦不止一二數而獨於斯人未能忘者爲其事出於誠而非言語容貌之爲也夫樂道人之善傳於不朽者君子之事而

又其子孫之賢有足以感動人則烏可以不勉也公諱尚箕字尚伯始祖諱蘭高麗時爲太尉入本朝有諱終孫官參判封淸城君贈諡安襄於公爲九世祖也祖諱養吾光陵參奉受業於愼獨齋金先生之門先生卒師事兩宋先生嘗上疏斥趙嗣基小人皆不悅遂棄官歸栗川考諱震相妣瑞山鄭氏進士東五女公以肅宗十三年三月五日生性至孝自孩提未嘗遠大人公教訓衣服飲食必視寒煖飢飽以身而不以人大人公嘗寢疾公嘗糞以驗其症及革割指灌血得延數日及居母喪則年益衰而葬

祭一以禮不懈廬墓三年人不見其齒聞者多感服公好讀書尤明於左氏春秋　英宗二十三年舉進士朝廷　命榜中二百人始服襴衫公慨然謂同列曰襴衫明之制也　上之復舊制出於尊周之義吾與諸君同拜大報壇可乎榜中無應之者公獨往拜焉於是洛中人士莫不慕其義而諸公卿聞之或作序而美之後欲以公名薦於朝公不樂遂歸鄉里既老日執經傳教授後生遠近學者聞風來遊者甚多嘗倣白香山故事作九老會時與鄉黨父老往來嘯詠落然無當世之念於是賢者益高公而不肖者愈

與公相忘矣以丙子七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是年九月葬于府北梧枝坊負子之原配扶安金氏學生琛女有三男一女男東杰東爀東晃女適崔得寅東杰三男光顯錫福錫疇東爀一男錫祚東晃一男錫仁今之請銘者錫疇也　正宗十三年觀察使始以公孝行聞于朝　特贈司憲府持平後九年　上命閣臣修尊周錄而公之事多列焉或問於余曰韓公以進士拜天子之壇於禮何如余曰昔宋文正先生於所居華陽立　神宗皇帝之廟臨歿執門人之手曰華陽之廟　神宗與楚人之祭昭王無以異也

吾國雖弱小終不能有爲於天下斯義也聖人之所
不易也山林同志之士守而勿失也其後權文純公
尚夏以先生遺意修祭禮率多士祀之匹夫而祀天
子與進士而拜天子一也君子之道不同也或宜於
禮或起以義歸安於心而已公之以進士拜大報壇
者豈不可也嗚呼天下之亂久矣中州之士大夫不
復知左衽之爲恥而雖吾東之素稱禮義者其澤漸
遠而其心漸狃游談之徒只知有滿洲不知有明室
也則亦可以觀世變焉夫爲無於禮之禮者德必若
文正文純然聞其風而興者亦賢人也豈公之學得

於絫奉而絫絫奉之學得於宋先生者多歟銘曰
彼襴者衫青衿黑緣冽泉之門公拜而見我思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

高祖考知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贈謚文憲公

府君墓誌銘

肅宗十四年後宮張氏生　王子翌年春將定號爲
元子召大臣九卿議　上盛氣言曰敢有異議者納
官退去可也我高祖文憲公府君獨挺身對曰　內
殿春秋鼎盛　王子生甫數月玆事何汲汲爲臣退

則退矣不敢承 命屢問對如初時宮闈間事外廷
有難言者而南人希合 上旨圖竊國柄方以豫建
一事爲機括人皆謂死生禍福判於一言公毅然持
正論不屈朝野皆危之逆臣閔黯等嗾柳緯漢李玄
逸迭上書中公語叵測 上燭其奸而斥之宋文正
公時烈上疏曰臣聞筵臣有定號太早之說者盖有
先事周詳之慮也昔宋哲宗年十歲尚在藩邸時有
嘉岐二王之嫌逼而猶且如此者以帝王舉措常貴
於于于也況今日無有嫌逼者乎此與 中宗時彥
浩之說不同彼則欲沮慎氏之復位巧爲之辭以基

乙巳之禍此則爲　中宮有或然之慮也今若持彼
說而攻此說則謬矣　聖上雖痛聖讒人安知不有
繼此而求逞者乎　聖明在上自無其憂而讒人種
子安知不起於千萬世之後乎疏入　上大怒流文
正公于濟州既而　仁顯后遜位文正賜死公亦竄
北塞以卒文正公將行泣謂門人曰吾欲以孤忠冀
悟　上心仍以紓士類之禍而今反如此豈非命哉
雖然吾責塞矣諸公之禍榮也非辱也公諱龍翼字
雲卿姓南氏宜寧縣人其世次顯晦不常遠祖諱在
開國功臣領議政府事　世子師以勳業爲國初名

相曾祖諱復始茂朱縣監　贈戶曹判書祖諱鎭儀
賓府都事　贈戶曹判書考諱得朋仁川都護府使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平山申氏　贈貞敬夫人公以
戊辰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方生有氣覆屋上其光赤
公爲童子赴鄉試考官朴文孝公奇其狀貌使吏抱
而來公曰舉子豈可見主司耶徒席而坐朴公益奇
之詗知公姓名及出榜公作俱占兩塲朴公爲拔其
一曰此子遠器吾惜其聲名甚早也十九成進士二
十一及第隷承文院副正字入承政院爲注書俄薦
翰林小人趙嗣基惡其黨不與沮其薦不用拜侍講

院說書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副修撰陞
校理補慶尚道都事又以御史按嶺南公當　孝宗
時久在三司　上有過失未嘗不言又簡質由中
絕無激訐干名之意　孝宗歎曰有臣如此予復何
憂趙錫胤李慶億言事被謫臺諫爭之不能得公陳
喜怒過中君臣相阻之失會選閭家女入宮公引王
素言進戒　上嘉納　上幸露梁江閱武命　世子
從公諫曰　殿下久勞於外殊不欲端拱九重臣恐
馳騁畋獵以是爲漸也且　世子職問寢視膳而已
豈可導之以軍旅之事哉　上怒令公勿隨駕然不

之罪也奉使日本方渡海遇風舟幾覆舟中人皆懼
公端坐色不變作誓神文以祝之已而風定明年還
至對馬島島主持關白狀令公拜佛公不拜島主使
人圍守絕不與飲食十日知不可屈乃遣歸未復
命賜暇讀書是歲魁重試陞通政大夫歷禮曹參議
承政院同副承旨乞外得楊州　顯宗元年拜都承
旨初　孝宗遺敎二宋先生議　大妃當服朞尹善
道言當服三年趙絅爲善道伸救語益悖公請治絅
以杜其奸計後同春宋先生請放善道公進曰先正
臣李珥請釋許篈而　宣廟不許此今日所當法也

進嘉善歷諸曹叅判司諫院大司諫成均館大司成
許積使燕中公爲副授慶尚道觀察使又拜京畿道
觀察使公治劇藩談笑無留事及還建請令各營門
馬畜悉放於野省其食五千石以活民特除刑曹判
書公當官清勤尤愼於斷刑曰人之生死懸於筆端
使可生而死殃必至矣歷弘文館提學移司憲府大
司憲擢正憲留守西京　仁敬王后薨以殯殿都監
勞擢崇政未幾崇祿拜議政府左叅賛以　山陵董
役勞加輔國兼禮曹判書值歲饑左議政李公端夏
請減　太廟牲公言荒歲裁減亦有輕重不宜先自

宗廟始事遂寢遂拜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知　經筵成均館事以疾辭遣太醫問疾拜吏曹判
書公性謙和愷悌處衆無甚異者而至臨大節當大
事慨然自守雖臨之以雷霆而不能屈也北使至公
以金德遠差遠接使　上遽怒以公代之在途封疏
解冢宰未幾時事大變柳緯漢李玄逸之疏出而承
旨李雲徵又上書言公所撰教文爲不敬諫院請遠
竄　上久不允閱二歲遂配明川公怡然就道至則
閉戶讀書口不道時事翌年春遂子觀察公還京酒
酣誦白沙李相國鐵嶺雲歌聲甚悽惋座客無不泣

下以二月二日卒享年六十五四月返葬于楊州陶谷先塋下喪車所至遠近人士相聚設祭皆哀號而去後二年　上大悔之　仁顯后復位凶黨悉行誅竄首復文正公及公官爵遣官賜祭　敎曰向時憸壬之事予已知之矣罪在誣者於某何傷　英宗元年賜謚文憲公孝友於家忠信於朝遇人必以誠喜飮酒賓客詩樽相對風流曄如也平居不問家有無處冨貴如寒士在銓部用人一循公議除目出雖素不喜者毋得指以爲疵考試公正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文章贍博敏速華實兩至雖長篇巨牘操紙筆立

書未嘗起草書又遒勁有神骨　肅宗甚重公文學每廷臣應製輒以　御筆擢公第一賞賚甚多公自號壺谷居士有文集九卷所編箕雅七卷行于世夫人蔡氏持平　贈副提學聖龜女仁惠有內德舉一男諱正重觀察使側室三男命重聖重景重陶庵李先生嘗撰公神道碑以爲公之危忠大節可以有辭於後世矣始之謂公以文章之士者豈非淺之知乎公之傳不在於文章而在於晩節則輕重在焉世之人其亦知所擇哉其言足以信於百世矣小子何敢贅焉顧幽堂之誌不可以無徵只書其立朝言行之

大者餘皆不錄銘曰
維南出宜其始自唐粤京兆尹卜玆維楊堪輿硤礡
堂斧相望公從祖考山明水長公昔弱冠秉筆陛殿
精神秀發邦國之彦　寧陵踐阼公在經幄正色垂
紳言多謇諤　王曰賢臣繩之墨之予曲爾直以矩
以規惠在南民名在東夷入主詞垣公髮已衰建
儲之際凶孽縱横一言之頃有死有生有禍有福有
刀有鋸公有危忠公有遠慮不以利隨不爲威屈廼
與先正同其晩節東京部黨滂也侃侃元祐奸籍劉
是鐵漢　聖考之明不遠而復鋤除奸宄公忠益白

存乃顯榮歿而 贈祭庇其子孫寵及後世小子作
銘藏之幽堂厥德厥功餘事文章

伯父太華先生墓誌銘

我伯父太華公以記事官書 肅廟實錄進必先退必後曰臣之報 先王者幸有此一事爾其敢慢旣而李光佐來爲摠裁公辭以疾屢召之愈益臥不起事聞下吏治公又昌言其不道狀不撓坐謫靈巖未幾蒙放翌年戊申三月八日卒春秋僅三十三公諱有常字吉哉宜寧南氏肇自新羅入 國朝有諱在佐 太祖開國官議政府領議政謚忠景配享 廟

庭曾祖諱龍翼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文憲祖諱正重
慶尚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考諱漢紀同知敦寧
府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青松沈氏副提學攸孫
通德郎漢章女公幼有異才與吾先君子比齒相長
佔畢游處未嘗一日離捨弱冠已名動士林詩學晩
唐盛宋諸子遒麗清潤人得其一句爭傳誦之公長
於詩先君子長於文兄弟而有友朋之樂以太華少
華爲號十八舉進士　孝章世子入學李相國宜顯
爲博士公爲將命俞相基論家禮源流事寘絶島公
倡諸生疏辨之又疏白李文成金文元諸賢之誣以

絀邪論 英宗三年擢文科爲攝起居間以軍銜兼
春秋館記事官差實錄郎廳其斥光佐也母夫人方
患痁人勸以母病爲辭則曰事君勿欺而已吾所以
不出不欲與匪人共事當以實對遂納供聞者爲公
危之而顧公怡然也及宥還僦居郊墅日取朱子書
潛心玩繹殆不知飢渴間入嘉陵愛其山水清幽歸
告贊成公有盡室棲隱之計贊成公亦樂而許之而
公遽卒未果 上聞公卒追思 孝章入學時事傷
悼久之後因筵臣言例 贈弘文館副修撰公娶延
安李氏叅判雨臣女一男公弼郡守郡守子一耉進

士二壻子宗獻二女長適士人李演男秉模領議政文適右議政元仁孫男在明承旨公事父母有至行嘗誦古人孝衰妻子之語以戒閨內性喜靜與人交不介介爲異亦不潝潝爲同雖雜用不與人交易曰交易始於戲而其弊也爭人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不忮不求乎不求則自進其德不忮則人獻其益在靈巖遺吾先君子書曰讀韓子佛骨表未嘗不悲其壯而讀潮州謝表未嘗不哀其憊也坡公則却不然倔强老益甚有九死蠻荒吾不恨之詩觀其辭氣頗欠傷時省愆之意夫以名自喜以罪

爲幸非吾志也時時與同志諸人諷誦屈子賦至離騷之亂慷慨泣數行下有文集二卷行于世銘曰

於虖先生會閔行而伊葛志維時之蹇不一試敬述銘辭藏于隧

同知中樞府事安君墓誌

安君名命觀字君賓順興府人歿且葬之十年家人用地家言將遷窆于長湍之金谷余乃爲文而書馬肝破硯納之于隧君卽高麗名儒文成公諱裕之後也祖曰某訓鍊院奉事考曰瑞鵬五衛將 英宗庚寅江漢黃公出鎭沁都召君爲幕府董城役陞通政

拜昌德宮衛將後四年擢同知中樞府事君爲人恢
蕩喜施與信人如已服飾鞍馬恥不豪侈由是家貲
屢敗竟悒悒以終始戍都設銀店人有告同事者君
即日發家裝出貂裘一襲髭鬐二篋馬二匹又賣宅
一區田二百頭得累千金仍請於監司差别將赴店
其法於山谷中寘礦穴採者腰絙而入篝火糗糧穿
土石幾里往往形色如鬼魅其或不得銀而崖崩窟
塞則遂葬于其中者十常八九君始至店人得君大
喜四方無賴輩相聚而徼萬一之利者詭言店得銀
最善故君入錢益多留三年鑿穴愈深而銀愈不可

得得亦品下爐冶八石僅得一兩於是採者稍稍亡
去君亦丐食而歸頃之關東吏來言麟蹄縣有田歲
爲湖所浸築堰可得租五百斛須有京師關文乃可
君旣以店事敗意常無聊忽聞此言心若有得遂圖
出和協主房圖署執戶曹稅布募傍郡富人事旣集
有卞姓人告近民家塚墓當禁官發校捕吏君亦直
夜逃去後大水至堰亦壞自是君益窘困不復出遊
每值秋風起見木落水涸則意想尤廓然自沮未幾
遇疾沒距其生乙巳壽五十四有男女各一人世之
稱浮浪破家子弟輒曰採礦而築堰相與勉止而從

事者踵相不絶是可惑也已士農工商乃民之常業農又天下之大本而遊食者反曰地力漸耗而得利少皆棄而不居行險而僥倖冀得其末利則必奔走於壙礦及敗乃悔後至者又曰彼敗者不得其法我則不然此可以爲世誡也夫嗚呼不獨礦與壙然也

僉知中樞府事鄭公墓誌銘

今年秋余歸廣陵王磬山中閉門深居或旬日不見客至而族兄惠仲甫居研峯之西時時以方冠野服緣清溪訪墳庵輒朝至而夕返語間每道其婦翁鄭公之言行且曰公湖中之秀士也自其歿而一鄉之

人失其矜式仍以狀請其幽堂之文余惡夫世之夫
人皆得碑誌與不自量而輕與銘者而於公之賢不
可終辭公諱錫基字敬之其先草溪人自門下侍中
上柱國倍傑仕高麗代有名官高祖泰初以文章名
諸公間稱藥西山人曾祖八亂祖禧考守堂皆隱而
不顯公少能自力學好讀書其寢必以雞鳴爲限毋
夫人春秋高臥起飲食躬自扶將如厠亦隨之及喪
廬墓三年時李文正公縡講道寒泉精舍仲氏上舍
公從之學公以親老不得偕往執贄而每上舍歸得
聞其講說俯體仰思恂恂爲學問長者工詞賦屢舉

鄉解不利嘗赴　英宗丙子覆試時吾先人文淸公爲考官公欣然自以得意屢易藁必欲得名篇公素貧不得持火具日且暮硏冰不能書字遂曳券而出公每言吾不以失一進士爲恨而不得試賢主司爲平生之恨也家居務自勤儉籬下得婢僕十數口居之耕耘紡織皆有課期井井有法喜藝梅竹菊日與韻人名士酣詠其中獨不蓄怪石曰石名怪怪與常反吾不取也惠仲甫言見公鬚眉巾袂肅潔風雨瀟瀟手紫陽書一卷兀坐燈下高風可想也旣老與鄉中長老年七十以上作老人禊春秋至雲谷社其人

夷曠多愛觀者皆艶慕之　正宗十八年以偕老推恩授折衝階拜僉知中樞府事丁巳八月六日卒壽七十有六公娶趙氏封淑夫人端莊有女則一男三女男思永女長適李義亨次適李得謙次適南公赫卽惠仲也公喜讀崇禎弘光間遺史至忠臣逸民之事擊節泣數行下嘗言天下有魯仲連朱子及宋文正先生三人而已作詩而慕之敎子弟必以質慤易行有過嚴訶之改然後已里閭之會後生少輩或有漫戲虗談則但坐看書不語少頃起扶笨去矣葬在忠州沙川村坐乾向巽銘曰

豐其有而不施懼其不勸而怠銘而揚之

南君山墓誌銘

君諱有衡字君山宜寧縣人曾祖諱龍翼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曰文憲祖諱聖重以文憲公庶子爲判兵部從事遷西川兵馬僉使考諱漢宗以進士遊太學知名母恭人李氏君爲人耿介有内守自爲童子已能好讀書非病口不絶咿唔聲隣里聞之爲之嘆息其事父母以至孝聞其與人交一於誠信其爲詩亦清絶可喜久之家貧無衣食嘗客游東南州郡之間其行千數百餘里所過多山川景物又不自勝覊旅

之愁乃著詩凡數千餘言皆可以傳於世然君志猶不自足及其既老其言愈多其思愈工而世俗莫之好也始余先人致仕大學士府君以文章名德爲當世所尊其交游之盛傾一代名勝然君恒左右其間與賓客名士往來者得日益親由是士大夫之間往往有知君名者君既與世賢豪長者游一時賢士莫不多其人而顧宰相不得以用之君以　肅宗乙未正月十七日生以　今上戊戌十一月十三日卒將以其明年正月甲子葬于果川縣虎溪某坐之原享年六十有四初娶龍仁李氏進士萊之女有子曰公

謹再娶完山李氏士人某之女無子二孺人皆賢淑有古女士風嗚呼夫君子者固窮以終若君者終身蓬戶糟糠不厭而已然貧有所不取窮有所不爲至老白首而不悔豈非古之所謂一節之士歟君旣不能屈己而自合矣世亦不能屈己而愛惜之卒使其人困阨流離志不獲伸以終其世而莫之顧焉死生窮達之際未始不天也而亦未必非其人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君雖老矣其自喜爲詩顧甚嘗刪定其平生所爲詩得二卷名曰苞甘藁藏于家君嘗善紫微推步法言人壽夭貴賤吉凶十中七八銘曰

養父母以孝父母念其貧處宗族以誠宗族歸其仁
其賢如彼其窮若此爲善之不必福久矣

石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繼祖字述甫世居潮州潮州本中國南直隸
揭陽之地崇禎之末居士與浮屠徵貞逃難來朝鮮
人不知其姓名居士亦不自道故但號爲居士云居
士之先有曰某山東布政使是生星事　神宗皇帝
爲兵部尚書倭攻朝鮮朝鮮遣使請兵　帝下閣部
議公獨建言朝鮮藩屏之國地小力弱不能自存救
之可由是出師之計決後遭讒死弟奎參政是生檐

即居士之父也妣楊氏居士早喪父母家貧未第居通州販鹽崇禎十四年李自成叛京師大亂吳三桂擁兵鎮山海關禁人毋得出城居士日號泣行途中遂與徵貞相遇徵貞曰計將安出居士曰君子殺身而成名徵貞曰不然太上立功其次匿跡而全身曰安歸乎曰朝鮮舊以禮義聞於天下與其薙髮左衽而蒙臣妾之辱曷若歸托於衣冠之鄉自稱以遺民則此許潤金仁祥之事也子盍圖之居士曰諾已而詔書徵諸王入衛而城陷遂從徵貞剃髮衣袈裟至鳳凰城當是時三桂已連清兵入燕而 帝殉社羣

臣出走明祚隕矣居士與徵貞復握手慟哭夜行晝
伏徒步四千里渡江至龍灣是歲清自稱帝居士去
禪學就儒衣冠久之聞東南美水土仍挈妻子入關
東之安峽而家焉陶穴而居火耕而食闔門不與人
往來人莫知其何許人也有問之者輒笑而不答盖
居士終身不以姓名自道居士在通州八年而遭難
二年而來朝鮮十二年而卒距其生萬曆二十年壽
爲四十一居士既歿邑人相與經紀其喪葬于縣西
某里卯坐之原後月餘有禪師一人來訪居士聞居
士已死則上山焚紙錢繞封哭之而去或問其故禪

師乃具述居士本末甚悉然後人始知居士姓名皆悲其遭時不幸流離遁匿以終其世而竟莫有傳其事者師卽徵貞時年七十有二居士娶李氏士人尚仁之女生子道賢居士歿後一百七十六年其玄孫漢英持李世瑛所爲傳來乞銘於余世瑛之爲此傳頗詳又言徵貞入金剛山世不知所終余竊悲居士之志而至世之知其事則自徵貞始故於墓道之文屢致意焉者欲幷傳徵貞於世也譚者謂銘誌而備史體知言哉銘曰

嗚呼居士寧暫逃於佛以晦跡誓不欲毀志而辱身

流離奔竄沒齒藏名而不自知悔其所謂亂世之逸
民歟易稱遯世無悶吾今於居士而見其人也

學生南君墓誌銘

君諱星耇字惟人與余爲從叔姪大父諱有定奉化
縣監父諱公佐通德郎三世俱賢有才而不幸蚤世
人皆悲之君死草屋一區在城南壓折不蔽風雨中
有書簏二破釜一篰一僮㜎各一指餘無長物余與
達城徐公美買棺具衣服屬其婦李斂而舍之假館
受服而哭之曰斯人也而止於斯耶人見惟人平居
篝燈簾閣爇香烹茗唫詩讀畫不欲與世之俗子鄙

夫追逐聲勢泊然無爭競之念則意其果於遺世脫落事務而殊不知其綜理名實雍容辭令可使掌邦賦使四方者已不待聖人之師而能之夫所貴乎士者曰志曰才曰品品之所在不鍾鼎而貴不軒冕而榮不名位而重豈復以死生窮達軒輕吾惟人哉此命也夫旣以此入而慰慰其母孺人而退而爲之銘君爲人慈靜高介少頴異攻詩文楷書法文董兩太史清適有骨格年踰三十則游庠學連魁國子試聲聞藉甚顧君恬約退處不以名利進取爲心日與韻人名士評論書史考正鍾鼎彝敦朱黃欵識託寄悠遠

觀其持身處世則綽約如閨人處子無所求知於人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辨論而後箋疏讀史先發揮而後證據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取諸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刪定秦漢以來古文及唐宋諸家碑誌援据史傳採摭名家以參覈其事之同異文之粹駁嘗與一二朋友講論商確欲成一部全書而未及就盖其志之靜故居業者專品之高故見理而明不待言語形貌之見於事爲而人自有服其才而期之遠者余嘗語君曰惟人之居今樂古不余

媿也而余之有言議出處未經惟人勘定而抑行之則未嘗不後有媿色也君娶李氏郡守命熙女有一男一女幷幼以　英宗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　當宁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三十有五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維楊之先塋下始奉化府君卒于嶺南之官舍余就京第爲位而受朞後七年通德君卒時君尚幼余及吊者擕君之手臨穴視窆旣卒哭而去又十六年而君死俯仰數十年之間余居君三世之服矣嗚呼何其酷也惟爲善者能有後而托於文字者可以不朽是尚可以慰君之心也耶銘

曰

東門之外維揚之鄉志士攸藏吾嘗聞天道福善而久速有時將以彼六尺者驗之

眞樂先生墓誌銘

先生生而不仕歿無贈爵嘗放跡居林麓江湖之間自稱以樵夫人亦以此稱之旣卒且葬鄉之弟子泣謂公轍曰古者賢士死則有以私謚之先生躬耕讀書五十年經濟之學雖未一施當世而吾黨之被其愛者厚矣沒而猶襲其嘗稱將謂鄉人何請易其號公轍曰諾先生爲人亢傲曠達不矯飾爲任眞家無

產業麤衣糲飯人不堪其苦而能固窮以終其身無慕於外孔子所稱貧而樂者其庶幾矣遂以泥金就先生之柩而書之曰眞樂先生名有斗字子瞻系出宜寧曾祖諱龍翼吏曹判書謚文憲公祖諱聖重僉使考諱漢宗進士先生晩居芝山有石田數頃不能支一歲紙窻竹屋破折不蔽風雨入視其居則經史數十卷錯列在几破硯一方秃毫數枚墨三寸餘在室中身自佩飮瓢以行他無長物妻子告乏則顧笑曰安之性懶且肥重冬月常坦腹而臥一月不梳頭一年不洗足令兒女搔背塵垢滿爪其或爲朋友招

邀入城闉則强起巾服而亦不能久也盖先生之道平易坦直不以窮戚戚不以得欣欣翦撤厓幅于于施施與物無牴不知者或疑以傲世而徐察其内行則未嘗一日離於禮也少時詩名滿一世旣而盡屛之曰吾欲忘言矣好讀程朱諸書沈潛研究殆欲忘寢食嘗言欲做三代之治當自井田始著爲策論干公卿大夫公卿大夫見之者皆奇其說而已又善敎授人自門徒起爲名士聞人者數十人所著有樵夫言幾卷菊春秋幾卷續箕雅幾卷古今格言幾卷先生娶延安金氏無子取族子公龜爲嗣女六人皆嫁

人先生以　英宗元年生　當宁二十二年歿春秋七十四墓于某鄉某里用文集殉葬焉始先生負盛名趙大學士觀彬俞丞相拓基欲薦於朝除官而未果俞忠文公彥鎬爲相問當世切務先生曰第益讀書然後問之公笑曰世言樵夫迂而聽其言簡而要吾雖老矣當勉之銘曰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朝聞道夕死可矣先生嘗書諸紳而爲余誦之矣及其病之亟也猶微微吟誦而歿嗚呼先生謂不達兮士而知此斯可畢兮高山流水兮先生之心萬壑松聲兮先生之琴我歌招

隱兮誰有知音

朴山如墓誌銘

亡友朴山如之祥祭余往與焉其親戚朋友來者言山如歿嗣子尚幼狀德之文未成然知山如者莫如子要一言識墓嗚呼余常樂道人之善且余自弱冠治文詞所與交多知名士而山如最傑又遇余篤厚以余文銘之逝者必且莞爾于九原山如諱南壽早孤奉母李淑人以至孝淑人生長忠節故家賢而有見識既寡爲山如收泣以生鬻簪珥具幣延名宿以教之稍長喜與文人韻士游則又數具酒食甚設而

無吝色由是山如詩文日進交遊益廣名聲遂大振
世之忌山如者衆或相與爲謗言而枳之然山如性
素剛欲一有爲於當世故終不自沮　正宗七年
奎章閣直學士沈公念祖掌國子試見山如文擢置
高等公去而言於後至者竟得發解後二年成進士
召見涵仁亭賜法醞爲太學掌議率諸生上疏討逆
不報卽大成殿門外拜辭而去時有宰相當路者聞
山如名擬除爲童蒙敎官有沮之者不果其後屢下
第落拓不得志者久之余嘗從燕巖朴美仲會山如
碧梧桐亭館青莊李懋官貞蕤朴次修皆在時夜月

明燕巖曼聲讀其所自著熱河記懋官文修環坐聽之山如謂燕巖曰先生文章雖工好稗官奇書恐自此古文不興燕巖醉曰汝何知復讀如故山如時亦醉欲執座傍燭焚其藁余急挽而止燕巖怒遂回身臥不起於是懋官畫蜘蛛一幅次修就屛風草書作飲中八仙歌紙立盡余稱書畫極玅燕巖宜有一跋爲三絶欲以解其意而燕巖愈怒愈不起天且曙燕巖既醒忽整衣跪坐曰山如來前吾窮於世久矣欲借文章一瀉出傀儡不平之氣恣其游戲爾豈樂爲哉山如元平俱少年美姿質爲文愼勿學吾以興起

正學爲己任爲他日　王朝黼黻之臣也吾當爲諸
君受罰引一酌復飲又勸懋官次修飲遂大醉懽呼
余以是歎燕巖奇氣有虛己之量而益知山如議論
之正也若使假之年而克其所學則必將有可觀者
而不幸短命死矣雖然其可惜者豈獨此也哉山如
世爲潘南大族其先有曰東亮封錦溪君祖諱道源
司憲府大司憲考諱相晃司諫院正言山如娶韓山
李氏叅判海重女再娶平山申氏士人大顯女三娶
某郡某氏士人某女有一子幼山如以丁未八月甲
子卒年三十葬于開城府魚化山之原所著有寄所

稿若干卷藏于家前五年余自山陰來京師與山如飲烹河豚客言桃花已落服河豚者當忌山如喫一碗且盡曰唉士既不能伏節死則寧食河豚死豈不愈於碌碌而生耶余至今思其言似戲而甚有理悲夫銘曰

山如生而愛吾之文其死也銘以吾之文人或毀而擠之天亦阨而促之其竟使山如不止於所欲止而止於斯

黃生墓誌銘

生諱相雨字得汝黃氏子先祖諱欽吏曹判書曾祖

諱仁謙密陽府使祖諱基厚 景慕宮令父鍾五郎余友述翁也生年十三冠而娶後二年喪其母哭泣哀毀旣踰祥而死嗚呼吾嘗才是子也而又與述翁有兄弟之好於其葬也何忍銘亦何忍不銘生爲人沉重不戲貌豐而視下人皆期以爲長者治一室讀書其中凡世之貴游子弟聲色裘馬之樂無一當其意遇事少鈍滯必熟思而後得衆囂不能折者徐一言可否後果然述翁或有過生雖不言而憂形於貌故述翁不忍遠其意見於色而改之者多於諫而止也生之見於事行者止此生以 英宗五十二年五

月四日生當宁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卒年僅十八
葬于洪州治南梅城之原生娶金氏府使履顯女孝
順執婦道夫死却食幾殊大姑涕泣勸之則强起飲
食未幾而歿無子余自弱冠識述翁相與爲詩酒山
水之遊者幾二十年見述翁前時强壯不愛重其諸
子以誇示人而余及述翁論後輩人物善不肖至多
亦未嘗問生成就盖余造述翁之室不可以一二計
而見生之面者無幾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其
生之謂耶銘曰
吾莫知其孰始而有斯美矣吾莫知其孰終而有斯

悲矣銘而藏之以識誰氏之子

從氏象靈居士墓誌銘

今年冬余往維楊樹碑先壠役訖望西南數里許有一坏孤墳剝落崩頹斜日蒼涼鼯鼪驚走榛莽翳之仍指而曰此吾從兄象靈公之墓也公生而不顯於世歿而又無誌而傳其人則爲善者奚恃歟歸而撰次其平日所聞覩者刻石而納之壙公少從余先君子學以文章名世當是時京師之詩漸降登壇立門戶者倡爲中郎竟陵之學號稱時調譬如吳趨少年輕衫細唾優人才子僞笑假泣諸貴游子弟靡然從

之而詩道幾廢公獨與李珷德輝金履鎔剛叔諸人卓然自立不爲流俗所壞詩自李杜蘇黃以及於本朝之翠軒三淵諸家爲古近體務平澹雅健或遇牢騷侘傺與其甚得意處往往鵬搴海立可愕可喜其視世人所爲艷冶纂組媚眩人耳目者輒唾而棄之晩而從兪淸州漢雋爲文時出爲唐宋諸君子言公雖困窮終身不能大鳴於館閣而即一時詩文之不全變爲僞體者公輩之力爲多公爲人淸羸端重其與人談論根據儒術間雜以詼諧遇不可意時露鋒鍔不避觸忤已而又呵呵笑以自解人亦不怒嘗

赴國子試再發觧於是聲名藉藉諸生間謂功名不
足取而竟屈公車不利旣又居憂毁疾久而不瘳雖
時時從朋友强出爲山水遊而風流意象頓異前日
猝然遇之幾不知爲公未幾而卒卒時自焚所著書
不留公諱公佐字匡之自號象靈居士父諱有定奉
化縣監母徐氏觀察使命九女譜系具著先誌中以
正宗五年辛丑七月十七日卒春秋僅四十有二公
娶徐氏縣監命應女男星耉女嫁朴齊尚孫壽獻余
少公二十歲事公如師作文輒質於公然後脫藁公
愛余甚至每與論古今治亂人物是非時取酒飲拈

古人名篇佳作讀使余聽之至燭見跋不倦公嘗謂
余曰吾窮於世無他願欲挈家歸維楊先墓下結書
屋一區蕭然老其中足矣今來公墓石益蒼而古柳
益老而禿前日之經營書屋者舊址尚存松竹數百
本可肩而摩挲者益絜攖逬雲而公之殁已餘二紀
矣德輝剛叔亦皆早死其詩句往往傳於人間而無
全集行世淸州尚無恙著述甚富世皆推爲名家云
銘曰
行于儒績以文端其游播厥聞豫章之礨朽而匠不
售驥則顛而駘則先吁嗟乎公其敢尤人而怨天

孺人申氏墓誌銘

余友錦城朴山如哭其配孺人申氏旣而悲不自克爲綴其平日言行之可傳者凡數百餘言來丐銘於余余受而讀之至其夫婦好合死生恨結之際爲之太息於邑幾不忍竟也嗚呼孺人何其賢也按狀孺人系出平山其先有曰欽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謚文貞曰翊聖尚

宣祖女貞淑主號東陽尉謚文忠考諱大顯早卒母孺人李氏孺人生而婉孌李孺人甚愛之教之必有則及嫁事王姑李夫人姑李淑人克誠克愼毋

敢有遠友夫子以敬雖燕居未嘗以褻容見也初朴
氏與申氏約婚姻會朴氏居憂申氏之人以孺人年
長欲改約孺人心憫之未發一日聞人傳某家與某
家結婚姻已而倍約乃從容請李孺人曰夫人然諾
重於千金今有成言於人而先倍之非兒之志也於
是長者始鮮其意愈益賢孺人議遂寢又後山如有
疾甚危李孺人日使人問起居孺人亦內自憂悴爲
之却食如是凡數月至得疾自吮血咯咯吐也及聞
其病瘳也則孺人乃欣然色喜進食如故孺人既爲
朴氏婦李夫人及李淑人老而無人也則孺人小心

翼翼未嘗去左右每當飲食祭祀李夫人及李淑人之老而不能者無不代幹手執釜錡以供粢盛必誠必潔不敢使其勞也及退而居私室篝燈熒熒然終夜女紅非長者有召足不出閨閤之外也孺人姿相豐端性又孝其父卒無嗣家所有書蹟手自收藏時時出見泣涕悲哀見者皆服李淑人嘗病篤孺人皇皇然憂形於色日夜侍湯李淑人憫其久勞使歸休便房然孺人旋即還侍不忍離側李淑人由是感動孺人以己亥九月辛卯卒年二十產一子失之始孺人寢疾顧謂傍人曰病今不救奈何但夫子衣裳甚

敝恐我死縫紝無人耳仍愀然不樂者久之李淑人
聞孺人死哭之慟曰以吾婦之賢而死耶吾婦嘗事
我以孝不能忘也以是年十月甲寅葬于西京朴氏
墓之原山如潘南著姓祖諱道源司憲府大司憲考
諱相冕司諫院正言嗚呼閨人之行雖不外見然若
孺人者其孝友祥順之德溫和淸淑之姿在家爲賢
女在夫爲賢婦賢妻雖古昔詩人之詠歌無以加之
矣至其涕泣守義矢心於未嫁之先而父母親戚莫
之奪也其根於中而發於外者耶是可書也已銘曰
載婉載翼是儀是則夫子曰宜父母孔樂嗟維孺人

旣賢且淑遐不永年受天多福

淑人趙氏墓誌

余外從兄縣監李公泰亨有賢配曰淳昌趙氏同知中樞府事諱蕃之孫進士諱錫重之女妣宜人鄭氏吏曹判書致仕某之孫也以丙午正月二十二日卒余往而哭其室縣監公執手泣曰吾妻死矣吾不幸亡賢佐矣吾妻與余處五十年以卒卒之夕歛而無衣衾而無具甚矣吾貧也雖然吾妻處之怡如飲食器皿雖未及豐侈而必精以旨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紝必潔以完平居雍容和悅不出閨門而教有成法

余之不遇於世者久矣其出而仕宦于朝困厄顛跌
不見可喜而入而見吾妻顏色無慼則吾亦自忘其
貧也蓋其爲人孝慈順儉自其幼時父母鍾愛之篤
爲具其珮服簪珥鏡奩兒女之玩充滿箱篋顧不以
爲意惟日孜孜於內事若其針線紡績之能其保傅
皆曰教而不勞其娣妹皆曰其工不可及也及嫁而
余家久絕仕宦無俸祿之入而日爨升米以養舅姑
及其子女至使余終不以貧賤困窮易其志者抑內
助爲多也間余隨吾母家于建德坊之里時吾外祖
贊成公暨祖母沈夫人尚無恙子孫衆盛爲其伯仲

姑嫂及妯娌者凡七八人其人也酸醎不齊尊卑長
幼有序而居又接屋連巷笑語朝夕相聞然吾妻能
處其間一以和順不見其漫語亦不見其怠色如是
者二十年終始無恨望不足者余之連遭兩制而產
業益見窘苦然祭祀之禮寧薄而無遠吾娣妹子女
成就而嫁娶之者必皆待其辦具而不自知也後嘗
隨余官于西南而毫芒不以私曰不敢以累其政也
其歸之夕丐貸不給而曰是吾夫子之志也余畜一
妓甚見愛幸然絕不以妬忌見幾微色只從容謂曰
君子立身先正家道而已至其病而且死也余就問

其所欲言則曰願更卜妾媵以奉巾櫛努力無以我
爲念也吾妻之賢其槩如此然其生也洎吾之貧而
窮也其歿也將無以厚焉子其爲我思有以慰之也
余諾而不果既葬而其孤纍然杖而以其狀請曰知
子文章嘗喜銘人之父母以著其不朽而况於一家
親戚如吾母之賢者乎其責愈勤而其辭愈悲余忍
不銘淑人享年六十一葬于江華府西穴山巽坐之
原有男一人女四人男曰顯綏字元履賢而有文嗚
呼余於淑人之德知之詳矣不可以遍書書其君子
之言以戒世之爲婦者其道宜如此又以見天之報

施雖啚于其生而終必有待於後者以寬縣監公之悲而塞元履之請

孺人南氏壙誌

孺人以 英宗乙丑七月六日生 正宗癸卯十一月二十二日歿壽三十九孺人余伯氏省齋公諱公輔女幼喪父母先人文清公鞠育之呼余考妣曰爺曰孃孝慈仁善常見於言貌嫁青松沈君能進事舅贈議政公順其志而嫺於禮不靡靡然爲聰明文清公卒孺人爲嬰兒哭後見老人輒涕泣曰吾不忍見老人也處妯娌娣姒間一於和順無貳言世俗婦女

重貨利尺布寸金論彼此銖兩不得則睊睊然怒已而更謀所以得則復瀹瀹然喜動於色而孺人獨恬然不以此營意故內外族黨尊者愛輩者無怨言及喪來吊皆哀有餘孺人葬于竹山某里一男宜慶學於余成進士女適進士金定根

淑人南氏墓誌銘

聖上十六年六月日通訓大夫同福縣監兼順天鎮管兵馬節制都尉李公奎亮卒于第其配淑人南氏年已老矣哭泣無甚踰於節手自視具含斂既成服而誓死不食子女涕泣勸之則為起舉匙退輒嘔下

滿缸如是者二十日遂以同月二十八日從之於是
觀察使上其事于朝　教禮曹旌表其門在所居公
州之楡基里始縣監公有經濟材招延名人魁士爲
之師友少從吾先人文淸公及黃文景公鏃礪問學
晩而與李尚書惟秀宋尚書載經諸長者馳騁言議
赫然有聲士林間矣旣而嶔崎落拓竟不遇人皆悲
之然方公之出而遊也賓客日至則淑人濯漑鼎俎
酒肴嘉美以助其款闊談讌每使主不告疲客亦忘
去人謂有嘉賓式燕之風及其困而歸老于湖中則
連歲大祲甑石屢空而篝燈補紉衣澣衣食脫粟戒

其家人闔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安其貧而已矣日取古人嘉言美行告之公而推以及其諸子諸女人謂有君子偕老之樂盖淑人年纔及笄而歸于李氏時祖考都正公祖妣愼夫人及妣宋恭人俱無恙淑人晨起問寢環珮雝然服勞左右以至衣服飲食躬自點檢雖舉燭不命之退不敢退都正公嘗稱之曰吾孫婦殆古之女士也宋恭人以謂自吾婦入吾門未嘗見一愠色未嘗聞一高聲非衆婦所可及也歿而祭祀之禮一如事生時齋戒辦具必精必誠不以老而或怠也此淑人爲婦而孝也縣監公少

負材器欲一施當世而屢困公車與時不偶則淑人不以爲憾曰是何足以損吾夫子也晚復筮仕于朝時有俸錢斗祿之入以供朝夕而淑人不以爲喜曰是何足以加吾夫子也居家老屋數間不蔽風雨席門葦簷舍菽飲水以佐公讀書修身而無毫髮怨悔色及公卒則捐生殉節雍容不亂此淑人爲妻而貞也勸其子飭厲自立每戒以吾兄雷淵先生道德文章爲一世標準士皆尊之汝欲得師何必束脩謁他人之門乎教諸女甚愛而有法針線紡績之暇必使略誦小學女四書諸書曰婦人不必多知書亦不可

不知書也故其子能儒行世家絶出流俗而諸女嫁者皆有季女賢哲之稱此淑人爲母而慈也淑人以景宗四年八月七日生卒時春秋六十九葬于公州治東桃洞里亥坐之原有子一人女三人子文載女適沈能禧南鼎來洪秉均縣監公之世出自韓山曾祖諱萬稷江原道觀察使祖諱秀輔敦寧府都正考諱思重　懿陵叅奉淑人之世出自宜寧曾祖諱龍翼吏曹判書謚文憲公祖諱正重慶尚道觀察使考諱漢紀同知敦寧府事淑人於公轍姑母也故知事行甚詳銘曰

彼高四尺錦水之湄君子攸藏烈女從之

先妣墓誌

吾廣陵自先君子卜兆于石馬之岡于今五十餘年矣先君子卒仍葬於此而元配俞氏次配崔氏并祔焉少東數十步又得一丘先君子嘗登而樂之仍命爲先妣身後之藏蓋以世之士大夫不用四祔之禮也先君子葬後二十八年小子買亭於清溪山下將以居焉又四年而先妣捐背用堪輿家言遂就亭後壬坐之原既窆且封東望石城峯巒連迤與清溪相接而若堂若斧者庶幾相望焉君子曰合葬非古也

狐死正丘首仁也尚行先人之志而合於延陵季子之禮矣先妣姓金氏系出安東考諱錫泰通德郎妣崔氏士人錫圭之女通德公家湖中隱德不仕教子女有法先妣於諸女中最少而性操娟潔舉止端重尤愛之甚教以經史自幼以至孝聞及歸而不及舅贊成公之養則以在家而事父母之孝事其亡推而及於遠饋奠之禮物儉而誠則至恥爲聰明便給待君子無褻容遠禮務先意而順之教子不以慈故忘其義處妯娌宗族以及婢僕無所施而人皆懷之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無智不能尊者愛輩者附卑者

皆慕之先妣未笄而喪父母哭泣悲哀水醬不入口
隣里聞之爲之感動曰安得有子如是女也先君子
晚年子孫無成長者養具鮮薄先妣手自釀醢以助
其書史優閒之趣篝燈辟纑僅給衣食而恒宿儲甘
旨爲賓朋不時之需先君子賴而安之每言吾自亡
俞夫人未嘗一日不思而得夫人足忘其老也一委
家事不問至有朝廷議論輒從容以咨先妣徐一言
以對而決之先君子旣致仕而去則先妣欣然喜曰
是吾夫子之素志今幸成之矣終不以富貴榮祿有
慕於外者不肖始受學先君子時已老不能親自勸

課先妣取二南論孟諸書諺而授之逮先君子捐館又念不肖荒嬉失學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鬻簪珥具饍幣蚤夜冀有成立每使與謹厚者從遊以爲世之騷人才子類多輕薄不如就有道而學也先君子卒後十二年不肖始得祿而養又八年而登第立朝遭際清明　恩遇隆重先妣獨憂之曰此一則　國恩一則先蔭女何有焉必以古人難進易退與鞠躬盡瘁之義爲報效之地也間就子孫藩邑之養時節慶賀酒食豐腆則先妣曰噫昔常不足而今有餘矣不令妄取一物見服飾稍涉奢靡則亟使袪之曰恐有

累於先公之清也且獄者人命之所係也爲吏莫如
仁而今之人多上嚴刻而求譽此豈君子之心乎先
君子弟妹四五人中歲皆異産以居而先妣一處之
以和順人不敢間言育外曾孫之幼而無母者長養
冠娶終始撫慈非已出而無毫髮有別治生纖約而
於恤窮救貧無所戀惜不肖按節東南遠近族黨來
館者甚衆或不能無苦辭難色則先妣責之曰自汝
先視之均是子孫有則施之無則否而已豈可使客
不安而去耶燕居婢媵不敢以私語進而御之曲有
恩義雖至愚者一入其手無不馴順入卒及喪之日

皆失聲號哭如亡其父母　正宗每思先君子之賢
又以師傅舊恩於先妣頻有米肉紬帛之賜至癸丑
周甲之日給法樂膳羞以侈其宴歲時遣郎官存問
不絕不肖之赴關東至用朱子壽慶國卓夫人故事
賜詩而寵之及　大喪入臨也我　聖上召見慟哭
良久曰卿何以生還老人無恙否先妣益感激自誓
嘗言吾雖婦女受　上厚恩一念不能忘王室不肖
公退輒迎問今日　聖候何如聞朝家行一善政則
喜形於色否則反是於是上自搢紳下至閭巷莫不
稱以美事以爲婦人而受　聖朝不世之恩禮者惟

夫人一人云先妣以癸丑七月二十二日生甲子六月十六日卒壽七十有二累封至貞敬夫人先君子諱有容姓南氏刑曹判書大提學謚文淸文章名德朝野至今尊之元配兪氏生子公輔進士早卒娶安氏牧使宗海女以烈旌閭先妣生不肖名公轍叅判娶韓氏監司用和女進士子麟耉牧使牧使子周獻縣令嗚呼先妣之德盛矣不可以徧書書其爲子爲婦爲母之道與一家上下所共誦之言以見其勤于其始成于其家終享其福祿之厚者而餘皆不書盖子而誌其母懼其溢而不信於來世也記昔先君子

嘗撰祖妣沈氏行狀而言取家大人與外大母之所以詔者用質於立言君子世皆比之歐陽公之瀧岡表而先妣令不肖讀而聽之仍流涕而言曰文如是足矣我死女爲銘誌能如此狀乎小子識而不敢忘焉今之爲此誌寧質而不文者盖追先妣平日之教也

淑人吴氏墓誌銘

古者婦人不銘今銘之然必有徵者也婦人之德内而不現不徵而銘孰信哉公轍於吴淑人之銘誰其徵徵于寧齋吴允常士執之狀士執學問君子也嘗

致譽人不苟且於淑人爲兄子知之尤詳按玆狀爲
銘宜無媿辭淑人系出海州之首陽公轍從父兄平
昌郡守諱公弼之配大學士文穆公諱瑗之女生而
淸秀聰悟文穆公每抱之曰爾而男者必大吾門矣
教以詩史能記誦顧其行往往有合者益奇愛之常
呼與語不倦平昌公治身甚嚴居官尤刻厲淸節而
淑人終始和順無違禮凡尼媪巫覡出入人家而作
祈禳徼福事者絶不現迹閒隨東南郡縣計口而食
一魚寸果輒稟而後入市塲絶貿販物嫁諸女薄其
資送而教之必行先於才旣至妯娌見者皆自以不

及也及平昌公捐館淑人自收泣以婉容溫辭寬慰
其子孫冀其成就未幾而子與孫皆相繼夭歿於是
淑人白首嫠且獨而四世之血胤絶矣家所入田租
菽粟薪蕘米鹽至少而皆手自鈎校俱有簿籍一委
之冢婦不問常退處一室如不欲生歲時宗黨子弟
往候起居則强起溫酒勸飲至醉語古今紀傳所載
治亂得失及先輩長德容狀言行纚纚不窮此皆聞
見於文穆公盛時者也淑人以　英宗丙申三月十
九日生　正宗庚子五月十三日卒春秋六十五棺
斂之夕內外親無老少無踈近賢不肖莫不相聚哭

甚哀吾先妣以爲今之婦女知錢而不知書惟吳氏不然當求之古之女士也淑人一男二女男一耉進士女適縣監李羲雲進士金基鼎孫宗獻始淑人之歿也其女李氏婦請於士執爲狀而藏之曰吾母之賢宜得當世立言者銘寧愼毋遽葢遲之十餘年而來乞於公轍公轍見淑人時尚弱冠知其行不能如士執且其言足以傳信於來世故又遲之五六年而李氏婦歿矣竊念淑人事行應銘法而其女亦孝女也欲圖其親之不朽必求有道有文者托之而志迄未終公轍雖非其人也而感其誠心見識百男子不

易也遂并書之益見淑人之教成於家此又狀之未及言者也銘曰

遘厥屯而無怨苦也鞠荼也豢懿賢母有孝女銘于隧石不窳

金陵集卷之十七

金陵集卷之十八目錄

墓表

十五代祖考開國功臣議政府領議政　世子師　贈謚忠景公府君墓表
曾祖考　贈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行慶尚道觀察使府君墓表
弘文館典翰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吳公墓表
贈兵曹判書知義禁府事行慶尚道左道水軍

節度使李公墓表
贈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知製 教行掌樂院主簿曹公墓表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謚文貞尹公墓表
贈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李公墓表
學生南君墓表
積城縣監兼 奎章閣檢書官李君墓表
尚衣院僉正南公墓表
寧邊都護府使李公墓表

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諡翼獻李公墓表
司諫院正言吳公墓表
遺安處士李公墓表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墓表

十五代祖考開國功臣議政府領議政 世子師 贈謚忠景公府君墓表

世宗元年己亥十二月十四日純忠奮義同德開國功臣議政府領議政 世子師宜寧府院君南公以疾卒 上備法駕率百官幸其第吊祭致賵賻庀葬太上王又遣宰臣尹淮賜祭以不即見公爲恨於是太常議謚曰忠景公諱謙後改爲在字敬之自號龜

亭居士以高麗忠定王三年辛卯生少卓犖好學有
文李穡知貢擧公中同進士第五歷職無攷時辛氏
政亂我 太祖大王慨然有應天濟屯之志公往附
之 太祖嘗待以故人之禮所與謀畫者不可勝計
而事皆秘已而 太祖自威化回軍公與趙浚李之
蘭等奉 太祖受禪于壽昌宮及封功臣公惶恐遜
于野 太祖使人物色得之遂賜今名蓋喜其尚在
也策開國勳一等賜鐵券拜中樞院學士陞司憲府
大司憲 上嘗宴功臣于新宮命伶人歌文德曲諭
曰寡人之得至此卿等之功也公退而上疏論創業

先務十一事皆蒙嘉納二年癸酉差奏聞使如京師
上遣公弟贄賜衣酒既至 天子厚遇之且命自今
三年一朝甲戌 天子怒本國表辭慢甚下詔責之
朝廷洶懼將遣 靖安君爲使以辨之公曰 靖安
君有此行吾輩豈可坐而死於此乎自請爲副在途
執禮益恭 靖安由是愈賢公事解還朝居無何遭
父憂七月 上引見臥内勸以薑桂之滋丙子拜藝
文館春秋館大學士十二月以都兵馬使往征一歧
對馬等島 上出南門外餞之既至與都統處置使
金士衡大破賊奴賊遠遁翌年正月班師 上又召

見慰諭戊寅遷政堂文學庚辰　定宗卽位將賀百
官在位公乃大言於衆曰　靖安君卽　先王親子
且有勳勞今宜定爲　儲嗣不可緩也大臣河崙言
於　定宗曰南某之言如此天意人心可知請早定
位號　定宗許之遂策　靖安君爲　王世弟公與
有力焉　太宗元年置　世子書筵官以公與鄭摠
學術醇正可備勸講特授　世子師傅又移賓客三
年癸未出爲慶尚道觀察使四年拜議政府賛成事
會臺諫以公黨李居易劾之　上怒下巡禁司鞫問
命公視事公入見　上謝恩仍涕泣陳昔日效力危

難之際 上曰卿雖不言予已知之卿其勿疑甲午
擢爲議政府右議政宜寧府院君監春秋館書雲觀
事承 命改修高麗史公位宰相二十年持心公平
避遠權勢不可干以非義見人主有過必盡言不諱
上亦改容受之嘗考試殿中 上語筵臣曰權蹈成
槩李賀李隨皆朝士也無中試者可見掌試之公持
平崔自海等論事忤旨勒歸其家公言臺諫人主之
耳目言雖不中當優容之不宜加罪以塞一世之言
路 上立命自海等就職其見敬信如此同年陞左
議政兼修文殿大提學丙申拜領議政未幾免家居

四年丙卒享年六十九葬于楊州賜洞之原初 太
祖既定 壽陵以近 陵一麓賜公陪葬故里人名
之曰賜洞後配享 太祖廟庭公狀貌秀偉胷中豁
達有大略自下僚起佐 真主經綸草昧酬酢萬變
常見人所不見處功名如寒士當 國家危疑之際
小心謹慎不罹於禍灾至今稱爲賢相國文章淸麗
平正尤明於算法其法傳于世人謂之南公算公世
爲宜寧人考諱乙蕃檢校門下侍中謚敬烈妣雞林
崔氏譜系具著碑誌中公娶坡平尹氏封卞韓國夫
人再娶南陽洪氏封淑安宅主二男景文兵曹議郎

景武議郎三男智左議政簡直提學暉尚貞善公主
封宜山尉内外雲仍今多顯達世其家
曾祖考 贈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
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行慶尚道
觀察使府君墓表
肅宗二十年 仁顯王后復位凶黨誅竄 命復宋
文正公時烈及我高祖文憲公官 贈祭賜諡曾祖
觀察使府君首起廢爲憲臺遠召下吏乃供曰臣之
赴殿試也傳聞 内殿誕日撤供之 命場屋往來
之說惝怳疑信不免隨衆納劵退而思之旣聞此報

則不應試徑出乃是士大夫道理而臣未能焉其心
雖非出於貪榮今豈無自靖之道乎乞蒙屏退田里
以終身　下敎特放復召復遞坐罷後叙入弘文館
爲修撰又辭免旋拜校理屢　命勉出公不得已出
謝然自公之言出或謂其處義過甚而士論皆倚以
爲重公諱正重字伯珍自號碁峯居士公性寬仁恭
儉嘗學于家庭誦習詩禮尤明於君子小人消長進
退之機故幼而不雜長益端直有守二十九擧進士
除內侍敎官轉司䆃寺主簿戶曹佐郎出監抱川縣
肅宗十五年擢文科拜兵曹佐郎改司憲府持平遷

司諫院獻納選入弘文館自修撰至應教帶三字啣以母老乞郡不許特賜米帛充御史廉問海西薦吏曹佐郎兼校書校理拜漢學教授 世子侍講院輔德辟爲備邊郎差輿地纂修都監郎廳由掌樂院正進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公居三司久遇朝廷有事未嘗不言其論天人災異時政闕遺生民憂患疾苦凡累百言皆可誦於世尚方以內旨入漆椒公言傳旨不由政院而該司私供 御用此一事足爲萬世弊法不可掖庭署稱 上旨牽槖駝入內公上劄引旅獒爲戒有罪囚已論死而律不應死公爭之

得減死時權凶雖屏退而南柳諸人執國柄所謂深長慮之說已大行矣會值疏決大臣請釋已被罪人金文清公鎮圭以應教抗章駁之 上怒罷金公職公盛言好惡扶抑之失平以直金公吳道一聚少年喜事者譏斥宋文正公而自號清議及爲銓官其黨李墍附之政注多不公至是臺臣兪信一劾道一植黨行私宜罷之墍大恚駁逐信一公言信一所謂植黨行私專指墍發而墍乃出而論之無廉恥極矣自是二黨尤激 上出道一于外公亦不樂在朝復乞養連得襄陽三陟 上知公醇直每思文憲公忠

遇之特厚嘗臨筵 教曰予臨羣臣久豈不知賢否
哉好議論護朋黨非南某能事也 上議魯山復位
羣臣言不一公言魯山出遜非 光廟本旨乃其時
權臣所强執宜斷自 聖心而舉行公臨大議處變
禮其守經不撓亦如此拜忠清道觀察使不赴除廣
州府尹正言李東彦追論殿試事公即日出江上數
月竟遞歸拜天安郡守又辭遞除綾州牧使力辭如
天安時大臣奏請督出歲餘棄歸授慶尚道觀察使
屢疏不起 上知不可强許遞是歲屬疾卒甲申七
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二葬楊州陶谷負甲之原公

系出宜寧祖諱得朋仁川都護府使 贈議政府左
贊成考諱龍翼吏曹判書大提學爲己巳名臣妣蔡
氏貞敬夫人持平 贈副提學聖龜女夫人慶州李
氏吏曹參判寅煥女端莊靜一燕居無漫語祔公墓
左擧一男諱漢紀同知敦寧府事六女適李廷燁李
昌朝洪禹集李道謙鄭錫命閔翼洙內外孫曾俱在
行狀中公事父母有愉色灑掃服勞以躬則安以人
則不安也文憲公以大學士進長銓部賓客從游者
傾一代而公惟閉門讀書泊然無外事人服其家法
居官不苟爲三陟未赴而得觀察使公言求郡而得

藩爲未安且法不得將老必觧乃已文詞通暢尤長於館閣體一時　王言代撰多出公手有文集二卷行于世嗚呼公位不稱德又限以中身未盡施用於時然其平生大節在於重名義輕爵祿士大夫至今誦之此非小子之私言也

弘文館典翰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吳公墓表

嶺之南有山陰縣周迴百餘里山明而地僻水清激而駛流其氣常蒸結爲雲霞四塞而不散意必有隱君子居之而又其俗忠信而易使若有聞風而興者

也　聖上十年余始來此爲縣尉旣舟行湖上見樹
木間有屋翼然而起仍問其故老曰此吾吳公祠也
然後乃喟然而嘆求得公事甚詳旣而公之十代孫
珽來以狀請表于隧公諱健字子强其先咸陽人後
徙爲山陰人曾祖從誾以明經屢舉不第祖軾考世
紀俱隱居不仕公性端重好學問尤深於朱子書居
喪而能盡其孝與親戚而能篤其愛敎子孫不言而
有成法山陰學者皆師之入尺旨山讀書十餘年未
嘗一至京師時李文純公滉曹文貞公植俱居嶺南
倡明道學公廼出而從之遊二先生皆稱子强爲君

子後嘗薦於朝廷而後世之人始乃知有公矣嘉靖三年舉進士未幾及第初至京師拜承政院注書薦入藝文館爲檢閱不應召試陞成均館直講轉禮曹佐郎正郎兵曹戶曹工曹佐郎拜司諫院獻納上疏請遜志以修德虛心以納諫崇節以勵俗仍極論時事數千言聞者偉之宮人石氏與申士楨交通事覺公連十啓請黜之不允遞歷司憲府持平弘文館校理吏曹佐郎陞正郎充御史巡按湖南珍山初屬爲高連錦三郡部曲及 太祖卽位別置守百司策應視郡事至春民無種糧不能墾土而監司守令又不

許免稅公嘆曰此猶去火而取膏油也民其可措手
足耶還朝具列錮賦役散錢租均軍保奴婢等事不
報順天府突山島置屯田養馬自日本侵寇以後不
許牧子冒耕犯者得罪公爲陳利害而弛禁拜應教
帶三字啣侍 上經筵論堯舜精一孔孟仁義程朱
誠敬雖十見 上不易他說曰臣所學止此 上甚
賢之知其可大用而公旣前論石氏事忤旨及斥沈
銓李洪男等而時人多不悅遂除議政府舍人於是
李文純公曹文貞公皆卒矣公仍謝病歸山陰怡然
有終老之計弟子益進凡是邦之人至今被公之化

者以公能早歸而教之云屢　下教書徵召不起授
弘文館典翰亦不拜以隆慶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終
壽五十四有一男長司諫院正言二女皆適人矣公
既卒而縣人爲立祠萬曆中進士姜徵望等上書請
賜額　教曰可官與其祭即所謂吳公祠者也余聞
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此歟今其祠在縣而
余尉也賴其俗厚故不勞而治者皆公之賜也又不
表以示民民何以勸焉遂撰次而遺琠也俾立石

節度使李公墓表

贈兵曹判書知義禁府事行慶尚道左道水軍

公諱義立字直甫其先陝川人後爲山陰人以武舉
萬曆及第拜宣傳官遷全羅道兵馬虞候陞僉知中
樞府事授水原鎭中軍除草溪郡守進秩嘉善拜慶
尚左道水軍節度使以壬午四月日卒壽七十一同
年閏月日葬于生林新淵村卯酉之原　仁祖三年
特贈資憲兵曹判書知義禁府事公善射力能搏虎
少時行山谷中時林傑年聚徒數百人爲盜橫行殺
人見公遮路使不得行且問汝爲誰公瞋目按劒曰
吾乃李某也汝等敢爲亂耶傑年爲媿謝謂其徒曰
此壯士也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萬曆中倭入寇當是

時郭將軍再祐帥兵屯細干城公單身曳長槍詣軍
門請謁郭公與語大悅之明日戰于砥山令公先登
乘樓船斬倭酋一人遂大破之郭公奇其材勇將大
用而會觀察使金睟召募公爲從事公自細干往從
之六月倭攻晉州睟下令軍中曰有能傳檄書者賞
百金公輒自請懷檄行行且抽劒斬倭八人夜三更
而傳檄日未晡而還壁獻馘計道里相距爲二百里
矣仍辭不受金已而晉州軍大亂黃進金千鎰等皆
死而城遂陷睟始恇㤼無戰意公遂乞歸養隱於智
異之山三年而倭亂平崇禎九年淸兵圍南漢城具

丞相仁垕以爲水原都鄙要衝處也請於朝獨留公
以鎮之公益感激身親繕器械修城池且戰且守屢
以捷書聞　行在下教褒奬未幾柳孝立叛及誅大
封功臣金瑬等三百人而公又與焉由是知名初郭
公知公有智略將欲任以大事每遇敵公欲輕身交
鋒刃然輒愛而止之不令出及晬不能用而不卒功
故士大夫鮮知其能後因大臣薦試用幷與討倭之
事而勳業始著然又值　國家連年不興兵而公且
老矣公祖諱德裕考諱蘭春皆不仕有一男光勳二
女長適閔尚甲次適朴以鉉光勳四男東相元相殷

相夏相東相二男挺檍挺玩元相一男挺玉殷相二
男挺萬挺臣夏相一男挺三內外孫曾凡若干人

贈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知製　教行掌樂院主簿曹公墓表

公諱士男字百能姓曹世家夏山後徙宜寧始祖諱
繼龍尚新羅眞平王女爲駙馬都尉官太師五世祖
諱桂芳仕朝鮮爲寶文閣直提學旣老退居鄉里教
授子弟縣人立祠而思之祖諱信用武舉爲萬戶考
諱季憲　厚陵叅奉事父母有異行世稱曹孝子云
公於叅奉爲長子肥白有膂力弟士英亦仁孝兄弟

隱居漁樵養老好學不應徵舉浮沉里巷間不與人角逐爲貴而獨與同郡郭先生冉祐相善郭先生許以爲知己觀察使薦之朝爲　齊陵叅奉遷義盈庫奉事尚瑞院直長遂陞掌樂院主簿萬曆十一年倭寇嶺南時郭倡義旅號曰紅衣將軍士稍稍來附得數千人公奉父母挈妻子避之入山中卽慷慨自誓曰吾家世受　國厚恩今賊奴猖獗　車駕播越社稷之危朝不慮夕吾豈忍全軀而忘吾　君乎顧謂士英在家而孝於親惟汝在國而忠於君惟吾流涕而訣士英曰諾遂單身曳長槍謁郭營郭得公大

喜與之謀軍事每有謀畫持牛酒相勞苦曰幕客至多莫賢百能吾不復求天下士矣令公句攝文書機務自是冒矢石驅馳壁壘間十日一募人省老親得飲食起居狀至則乃安公自負才勇每遇賊欲先登交鋒刃郭止之不令出曰士自當戍就功名徒死於此無益也及歧江之戰倭乘勝逐北旌旗蔽空礮聲如雷公袒衣登船揮劒亂斬倭死者甚衆郭又分遣將士或斫或蹂躪皆沉于水中公謂倭已敗無慮乃去倭一人佯死臥當道跟公後刺胷公手持槍流血行十里至營郭撫之慟曰幕中失一義士大事去矣

吾常戒百能不出出亦命耶公曰大丈夫死於王事
職耳復何所恨言訖而絶乃萬曆十一年十月四日
也距其生某年月日春秋三十三自軍返葬於宜寧
之上井里長善原某坐某向公娶淑人鄭氏無子取
士英子國翼爲嗣察訪孫男四人夏振夏彥夏任夏
雄始郭將軍得公置別館聽䂓畫用以捷七八戰衆
推以爲曹義士曹義士有難事輙詢之公徐一言决
之無不當亂平郭未嘗以其功聞于朝故公之事亦
寢然嶺南人至今猶道之逮　當宁二十年始　贈
承政院左承旨今之請表墓道者公六世孫錫履也

錫履以進士游太學知名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諡文貞尹公墓表

自蕩平之論起忠逆是非混李文正公縡在野李文簡公宜顯在朝主張正論爲士林領袖而時則有近庵尹文貞公諱汲與三山李公台重臨齋尹公心衡往復言議質問出處數上疏陳闕失一時章劄又多出其手士類皆倚以爲重公字景孺海平人其先有曰斗壽議政府領議政諡文靖爲 宣廟名臣勳封海原府院君於公爲五世祖也考諱世緩黃海道觀察使以公貴 贈左贊成祖諱堦戸曹判書己巳士

禍竄康津以卒　贈領議政謚翼粛曾祖諱勉之司宰監僉正　贈左賛成妣全州李氏　贈貞敬夫人公以　肅宗丁丑二月三十日生幼沈重不戲　英宗元年擧進士兩塲俱壯元是歲中庭試文科薦承政院注書拜侍講院說書丁未舊臣復盡迸退凶魁入據相府盡反辛壬誣案削四大臣金忠獻公李忠文公趙忠翼公李忠愍公爵謚公不樂于朝有除輒遠或迫而後出入翰林圈點陞司諫院正言拜北評事遞入弘文館爲修撰至應教自是周流三司春坊間兼校書校理漢學教授吏曹佐郎舍人時　朝廷

復兩大臣爵以覊縻士類仍兩大臣籍以慰安時輩
號曰蕩平公同搢紳諸人上疏極論其非不報其後
有兩大臣復謚之 命賊臣沈錐投凶疏詆之公啓
請遠竄於是半世皆側目於公矣丁巳登重試超通
政爲承政院同副承旨嶺人金聖鐸爲李玄逸訟寃
被鞫相臣趙顯命救之臺諫論顯命罪鄭履儉又救
顯命羣小繼起仍言搢紳事持公甚力 上避殿
減膳連下責 敎其時叅疏諸宰皆胥 命金吾門
外公獨不胥 命 上益怒亟 命親鞫公被逮
上見其供明白卽放釋荐棘于海南赦還拜刑曹叅

議由大司諫遷成均館大司成又拜吏曹叅議時四
大臣寃已雪而士論稍伸矣公同判書李公箕鎮爲
政專務激揚多引山林諸賢而用之忤旨補南原監
及歸不以絲毫累橐朴文敬公弼周入朝進袖劄論
景宗時羣凶諱疾之罪請添載大訓而頒示之爲趙
顯命朴文秀詆斥而去公嘗與知劄事遂倡卿宰中
同志五十餘人上疏卞明之 上怒幷 命拿囚旋
放甲子陞漢城府右尹提舉諸司以副提學合兩司
啓請逆臣趙泰耉柳鳳輝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追
奪官爵 上允之光億則不許然大義由此益伸而

黨人亦少沮公之力也差備局提調除戶曹叅判奉
使赴燕還同知 經筵都憲李宗城訟先佐秦億之
寃公陳章嚴斥叅判吏曹行親政 上命擬申致雲
於承旨望致雲者曾附凶論目尤菴宋先生爲巨慝
又醜辱遂菴芝村諸賢者也公執不可少退出判書
擬入受點後政公拔之 上大怒促令復望闕中傳
呼震慴公終不動黜補洪原太學士趙公觀彬作詩
送之一時名士皆和而傳誦焉內移同義禁府事拜
世子右副賓客同知成均館轉大司憲連兼藝文弘
文館提學癸酉擢漢城府判尹先是正言吳瓚復發

光億追討之論流絶塞以歿公上書言臣以初發啓
之人獨令瓚死而臣則苟生於義未安凡有除拜皆
逡巡及擢京兆遠召者十一 上屢示開釋然後始
出旋判刑曹以玉冊製述及都監勞加正憲留守西
京辭陛 上曰卿出外予心悵然矣入拜禮曹判書
爲關西觀察使以事未赴罷公轍先人文淸公薦代
文衡公參圈點以都憲遠牌謫端川宥還爲京畿觀
察使廉簡守法一省賴之移守禦使壬午 特旨陞
崇政判義禁府事拜兵曹判書未幾授大冢宰 召
見臥內以一心輔政寵諭備至公感激出膺仍下明

日親臨行政之 命顧筵臣曰予與此吏判若秉公
爲政則有光於暮年矣已而大臣有不悅公政者誤
論公舉海西富人擬寢郎奏罷之拜議政府左叅賛
又除冢宰以病遞臺臣任觀周繼大臣言又出而詆
之仍請改正銓曹 上察其誣寘言者自是公遂有
退老之志家居藏書至萬餘卷旁列筆硯淸玩以自
娛仍不問世事焉庚寅五月十九日以疾卒于第壽
七十四葬于長湍白霞洞之原公娶牛峯李氏監司
曉堅女男得毅大司諫女嫁郡守李翊永大諫娶府
尹閔通洙女男厚東庶尹庶尹娶叅判金光默女一

男慶集側室子慶國公早失怙恃終身慟慕友于兄弟姊妹其子與孫皆嫁娶敎養視同己出公稟性端莊簡默未嘗有疾言遽色立朝事君以扶植名義爲己任凡世之機關闔捭之術皆不言也爲文務切實尤工於疏章筆法精麗當世名卿鉅公碑碣多公所書人得其尺牘競倣效謂之尹尚書體嗚呼辛壬之際忠良之禍棘矣前後數十年之間世道之消長屈伸不一其變嚮之稍自重者多刓方就圓以趨時好而公則終始一節言論風采至今有傳于世者公可謂一代之君子宰相也

贈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李公墓表

議政府左議政金載瓚奏言故弘文館副提學李秉泰在　英廟朝以清吏著稱前已　贈正卿令欲飭方伯州郡風厲一世宜加顯奬　教曰可於是禮曹郞致侑于家太常議諡君子益信公淸德而　聖朝褒崇之典可以聳動搢紳時　上之八年距公歿爲七十六年公字幼安其先出自韓山伯諱穡祖諱廷龍金堤郡守考諱浹進士妣淸州韓氏公少高介游庠序間負重名事母能養其志與弟寢郞公相愛甚

終身不異居使其婦與弟婦一室有亡財戒毋爾我
鄉黨翕然稱之初舉進士補　思陵祭奉遷平市署
直長不納騶直　景宗三年登文科權知承文院副
正字　英宗元年由兵曹佐郎入侍講院爲司書改
司諫院正言嘗入對論李光佐無人臣禮　上怒甚
公且起且言仍陳喜怒過中之失　上終察其忠而
不之罪也未幾被都堂選入吏曹錄除弘文館修撰
遷校理轉議政府檢詳進吏曹佐郎兼校書校理以
母老乞郡銓官問所欲郡公曰金城多佳山水得此
足矣銓官乃陞令爲守仍欲授公公告母夫人母曰

令之士巧於仕宦吾不取也徙金城令而代之無乃近於巧乎公立馳書辭金城後數月出守溫陽郡又入爲應教故事大學士選文學才賢之士賜暇讀書李文簡公宜顯欲舉公應選會公爲　太室大祝陞通政不果文簡歎曰幼安之不辭爲大祝者欲避賜暇讀書之名也豈不廉哉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與修肅宗實錄明年拜副提學帶三字銜公前後在　經筵所陳說甚多尤惓惓於開言路杜私徑而必本之君德又嘗戒女寵論主第踰制言人所不敢言左相閔公鎭遠曰某眞直臣也移禮曹參議明年擢忠清

道觀察使大臣言公不當去人主左右白留之時
上惡朋黨而欲去之趙文命宋寅明等在相府進調
停彼此之說號曰蕩平公以爲不明是非使君子小
人忠逆混而爲治非皇極之道也遂不仕後拜大司
成吏曹參議皆固辭不就授嶺南觀察使又辭不拜
除承旨又辭斥補陝川旣而不樂歸以癸丑五月己
亥卒壽四十六訃聞賜弔祭賻恤其家葬于廣州突
馬之原後加　贈吏曹判書屢　下敎褒淸白公爲
人恂恂喜言笑與之交者愛之不能去及爲吏刻厲
爲廉一芥不以匪義取始爲郎所得廩祿悉入母所

人有饋遺皆却之天寒念母無衣受木綿數斤已而悔曰曩吾不受入今也受是吾爲母奪志也卒以綿還之他日入見母寒而咳公泣母曰何泣也公曰使母寒而咳是以泣母曰爾之不肖吾雖重裘獨不病於心乎不然吾雖寒無愧也守陝舍人以私錢貿布爲袴公聞詰之且曰爾在吾左右私貿官市物是汙我也亟以袴還市人自觧衣與之曰服此慎毋索市人錢市人從舍人苦求還錢舍人終不敢受嘗奉使出其友人家在官道傍迂數里公欲過之不敢乘傳徒歩往還及官道然後乃乘傳其守法謹嚴亦類此

公初娶朴氏再娶柳氏皆無子取從子獻重爲嗣子二人俊永大永俊永二男羲耆羲老羲老爲大永後始世之疵公者衆或以矯飾或以近名公轍先人文清公作傳敍辨之曰矯飾者不恒近名者不能得人公旣恒且得人益見其君子也臨齋尹公心衡嘗言李公之廉誠難矣然自蕩平之論起公秉直道不仕沒身無悔其大節尤不可及云

學生南君墓表

宜春南君宗獻年二十歿其妻李氏無子於是吾伯父修撰公血胤絶矣君三世皆早卒不大顯生而零

丁孤苦父母愛之甚七八歲尚傅粉姆抱負以行及
父卒吾先君子訪老師延家塾鈔古今史名曰新編
史略使余同學君在曹偶中頗遲鈍而意深遠讀書
多不能卽誦而能究見人所未見先君子每挈其手
入見家廟曰維祖考有菑維子孫藝之其種伊何維
孝維弟匪種不善匪藝不力維時不祥迄兹靡穫靡
善弗積靡力弗穫天之道也于其子孫乃食及長吳
文靖公載純冠而字之曰世孝冀世其德而爲孝也
而竟又早殞噫嘻酷矣此何故也君以己卯十一月
十五日生以丁酉十一月五日卒　正宗元年也六

世祖諱龍翼知中樞府事大提學　贈謚文憲曾祖
諱有常卽修撰公而修撰生諱公弼官平昌郡守以
終平昌生諱一耇舉進士母牛峯李氏文正公縡之
孫而祖母吳氏文穆公瑗之女也修撰公文章名行
俱在集中學者稱太華先生其後兩世孝仁潔廉能
世其家是宜受天之報而未盡其用或曰此遲速有
時也君死而曰已矣夫理終有不可究者矣太史公
論伯夷顏淵餓且蚤夭盜蹠暴戾恣睢竟以壽終天
之報施果何如也自古然矣謂之何哉君目深而瑩
體疎秀類非夭者而竟夭豈非命也君墓在楊州陶

谷族位之山南距知事碑爲十數武傍有蒼檜一株
里人指爲百年古植云

積城縣監秉　奎章閣檢書官李君墓表

完山李懋官旣歿之三年其孤光葵以燕巖山人所
爲狀來請於余至三四而勤曰吾先君之墓草已宿
矣而尚無表表之宜得其知者知之莫如子詳嗟夫
余雖不能文然獨念其平生之誼交遊之舊與其可
傳者多則爲可以辭懋官諱德懋完山人其爲人外
若峭簡而內行修潔不爲利勢所撓奪博覽彊記貫
穿古今奇文異書窮極其妙而後已亦不以自衒人

有問者輙應其不問者則皆有劄錄雖古之掌故名
家不能屈也爲文章倡爲新調曲盡人情物態而不
襲前人句語與朋友交久而益篤其有不合者則終
身無以彊得歡心初懋官在京師與柳得恭朴齊家
諸人遊其文辭日傳於世顧卑微無力之宰相不
能薦之於朝及 聖上臨御右文爲治置 奎章閣
選賢士大夫與之朝夕諮訪又得懋官爲檢書官以
佐其職而柳與朴皆與焉一時號稱得人而懋官尤
小心謹愼精白不怠 上每奇愛之奬眷甚至懋官
自 奎章閣檢書官兼承文院吏文學官後二年陞

六品拜司䆃寺主簿遷沙斤道察訪官有債錢歲取息爲公費吏多逋負乃報觀察使罷之翌年移廣興倉主簿改司饔院主簿以內閣弘文館誌校勘勞特除積城縣監至則喟然歎曰是亦可以報 國恩之萬一也遂捐廪俸修繕孔子廟以及倉庫廨宇之頹圮者工役不煩民爭趨赴縣有盜稅米者推覈不服懋官仍屛人命盜近前從容諭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爾之爲盜豈本性然哉汝不自實罪當死吾不忍殺汝盜乃感激涕泣曰米幾斛埋于某地掘之果然民至今稱德後又以 御集及文苑黼黻武藝圖譜通

志編校勞連得陞叙除尾署別提尚衣院主簿掌苑署別提時時召入　便殿詢文字事仍　教曰汝今衰且老矣盖惜之也自是內閣有編書之役懋官未嘗不與焉懋官狀貌清高於物無所好獨喜著書其於友朋文章盖天性也間嘗從沈學士念祖遊燕京日與閩浙間騷人墨客之來遊宦者飲酒賦詩以爲樂而沈公又善待士未嘗責以事務恣其出游故懋官能歷覽山川道里宮室樓臺以及於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而多所記識及歸而名聲日振諸公爭欲出我門下其或送人居間要一言以自譽而顧懋官介

然有持守不可屈故世徒以文學知懋官而至其操
行之純備政事之未盡施用於時者多有未及知者
懋官於書法逼古如篆籀好畫蜘蛛翎毛所著有青
莊館藁士小節記年兒覽蜻蛉國志盎葉記宋史補
傳明遺民傳幾卷懋官之世出自茂林君諡昭夷公
諱善生　贈户曹叅判司憲府監察諱廷衡其高祖
也通德郎諱尚馠其曾祖也江界都護府使諱必益
其祖也通德郎諱聖浩其考也妣朴氏縣監師濂女
錦平尉謚孝靖公彌成孫也妻淑人白氏以辛酉六
月十一日生卒於癸丑正月二十五日壽五十三葬

于廣州樂生面板橋酉坐之原有一男二女男即光葵二女適柳焼金思黄懋官既卒家人得 内賜書籍衣服食物藥丸等標紙凡一百三十九種其疊下者則倍蓰別著表藏于家 上又下教内閣 命刋其文集費皆出内帑任光葵爲檢書官

尚衣院僉正南公墓表

北方有篤行士曰尚衣院僉正南公諱溟學字聖源以戊午二月十一日卒壽六十八葬于鍾城府柏洞之原其明年春孤子陽龍始克書行治閥閲世次纍然杖而行數千里至京師謁門而請曰惟南氏出自

英毅伯諱敏故家嶺南後世有徙謫六鎭者遂爲鍾
城人祖雲起考爾赫皆有賢行著鄕里公性質直事
父母至孝十五遭母喪哀毁不食肉至終制如故
英宗四十五年以進士 召見集慶堂奏對稱旨特
除 顯陵叅奉 敎曰爾今游學遠方思親之心見
於言貌予甚嘉之爾其移孝事君哉仍 命帽帶歸
覲遷司饔院奉事 順陵直長丁父憂廬墓啜粥終
三年菜醬不入口幾滅性而蘇服闋除司饔院直長
陞內資寺主簿轉司憲府監察 英廟薨公感前日
移孝之敎又食蔬三年今 上初拜文義縣令時臺

諫誤論公嘗托身不正罷之久之未調賴一二大臣
當路者出力伸枉復除中部都事移　社稷令拜平
澤縣監爲政務朴實不欺民愛之至立石頌惠秩滿
例付　昌陵令又出爲鎭岑縣監忤觀察使罷未幾
特授義盈庫主簿遷義禁府都事掌樂院主簿以輪
對官入侍　上詢北路民瘼仍教以予嘗嘉汝節行
汝前後官職用未副擬受點者凡幾何對曰六矣翌
年除工曹佐郎軍資監判官監吏多逋負當頒料至
貸度支以爲用會値輪對上釐弊事目　命揭板本
監施行後除　翼陵令　上教曰南溟學遠人也久

屈可惜令銓曹特調四品遂拜尚衣院僉正公益感
激勤勵必欲至死圖報不敢以老廢職事竟以疾卒
于官而返葬焉公娶清州韓氏叅奉汝斗之女聰明
賢淑事君子教子孫能敬而慈生一男即陽龍歙谷
縣令二女長適奉事金豐澤次適叅奉金光學側出
子陽泰女幼陽龍子大任女適吳載陽側室子大淵
大集大鵬五女幼金豐澤子常孝常悌常忠金光學
子鍾巖二女幼盖公衆善皆本於孝而及既得祿以
養則自以遠人蒙　上不世之恩遇入則思父母有
終身之慕出而與人語到　君恩則未嘗不涕汪汪

下處鄉黨教人輒勉以忠孝而無他言故其沒而歸
也北方人士迎吊而哭者毋慮百餘人皆曰南孝子
死矣吾屬於何考德焉相與鳩財伐石既以某月某
日立碑遺墟而思之然獨未能表諸墓也謹再拜以
告余曰然公於余同姓也義不可辭且君能列其父
之實將欲揄揚而涕泣懇辭不得請則不忍去其事
有足感者行不期聞也篤其志而已仕不期達也盡
其分而已持己則一於敦確而色不矜者矣誘人則
速於感悅而言不支者矣嗟乎其出於遐土也顧其
行雖列之於朝得顯位以勸世豈在諸公下也哉

寧邊都護府使李公墓表

公諱東老字公望公弱冠治經史爲公車業又善草書後因母老急於祿養遂業武中庭試壯元 孝廟朝余高祖壺谷文憲公奉使日本與公偕在海中獨自讀書諸僚佐飲酒博奕而不一顧也文憲公心異之時呼韻使賦詩輙嘆賞不已於是公以文詞稱嘗爲御營糧餉郎廳洪相國命夏見其軀幹甚偉有才略遂薦于朝於是公以人才著任鐵山時値歲大饑捐俸賑民所全活甚衆其他修舉廢墜爲一路治最閔文貞公維重請施賞褒嘉得加一資竟爲柳赫然

所沮然公於是又以吏治聞嗚呼此三君子則一代
之名臣碩輔負朝野山斗之望者而公爲其所薦拔
奬用斯可以知公也已公以　仁祖乙丑生年十二
遭丙子之亂里中皆鳥獸竄公奉母夫人擇占林木
叢密處晝則蒲伏屛息夜則入村家止宿措置如成
人亂平欲還故里室家藏獲十亡八九轉至隋城躬
自負鹽以供甘旨不與人高下價公旣決武科自通
禮院引儀移拜司僕寺主簿司憲府監察出監熊川
長連殷栗諸縣丙午拜博川郡守遷鐵山府使憫俗
貿貿修學校課士給官田以補其用頒呂氏鄉約使

民誦習之重建浦渚趙公救荒碑高麗忠臣李元禎李希績祠以善賑陞通政秩滿將歸邑民訴于觀察使願借一年壬子拜寧邊都護府使莅民如鐵山時移忠州鎭營將嘗治盜盜之母立門外悲泣公不忍立釋之盜後爲良民後又爲邑長淵春川平山進嘉善階拜同知中樞府事所江防禦使及除永興則公已倦於爲吏矣居數月托病歸以　肅宗辛未四月卒享年六十七公爲人魁梧衣冠動止儼然有不可犯者事母夫人以孝至老有孺子心在官値文牒旁午入候日輒再三起當祭凡餠肉蔬菓熟設躬自點

視濯漑銅爵終夜不寐及閽門時或隱隱聞匙箸聲
人以爲孝感喜讀兵書遇事能謀善斷制人不敢欺
嘗出財物修治戰艦閔文貞公兄老峯公鼎重每見
輒欣然善遇以爲緩急必可恃而時值昇平竟未究
其用矣公之世以　仁祖大王第三别子德原君諱
曙爲五世祖其後代有名德考諱時民用公貴　贈
戶曹叅判妣貞夫人平康全氏公娶安東權氏護軍
儀女和柔有婦道男長文明縣監次文柱宣傳官側
室子文相文柱四男益炫益熺益燁益烔益炫爲文
明後內外曾玄凡若干人

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謚翼憲李公墓表

正宗十六年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李公諱文源自北歸京師已疾作人勸以服藥公却之曰吾無才竊位年不稱夭全而歸之即所願也再明年 上親祀 景慕宮公方任提舉嘆曰吾欲一謁 上而死力疾入見 上呼公子翰林存秀扶腋入侍憫然勞問公退謂家人曰吾病轉篤斂衣不自具恐將侈厚以傷吾志則取衣衾躬自檢視禁不用紋錦既卒 上輟朝二日臨筵 教曰重臣之父文簡公爲國忠誠予豈忍忘之重臣擢至

崇秩而猶有未盡究其用者惜哉後幸　章陵文簡
墓在近駐輦撰祭文　命存秀往侑又教以故重臣
立朝三十年未嘗屈志隨俗予甚嘉之其令議謚於
是太常弘文館上公謚曰翼憲盖文簡公以首輔當
國家危疑之際多言人所難言者　上固已心感其
純忠血誠而公又一代之雋賢偉異人也　上旣思
文簡之忠又知公確乎有不可奪之守際遇特隆及
歿而褒寵優異有始有終於虖盛哉公字士質延安
之李自樗軒公諱石亨始顯于　本朝四傳而至文
忠公諱廷龜以文章德望爲　穆陵名臣其後仍三

世爲大提學公以文簡公族弟郡守諱國輔之子出
爲文簡後文簡公諱天輔議政府領議政公以　英
宗庚申四月二十一日生幼有逸氣跅弛不羈亦不
甚讀書家人以爲憂文簡獨心識之臨卒顧謂其從
父兄大學士鼎輔曰此兒骨相殊凡他日必取功名
吾其無恨矣及公貴公之姊妹夫三人皆位宰相列
於朝世號文簡爲知人而益賢公能起自孤童以世
其家也癸未蔭補爲叅奉不就是歲成進士又調
永禧殿郎屢轉爲戸曹佐郎辛卯文科歷正言司書
選入弘文館校理坐屢遞召投北青頃之赦還時戚

里勢張甚新進之士亦多趨附取仕宦公遂斥京第
屏居田里泊然無進取之志除官皆不拜丙申陞通
政拜同副承旨 正宗初年出牧驪州州濱大江多
巨豪號難治公撫循得宜亦不爲力勢所撓歲饑牒
觀察使請寬征賦觀察使不許公度終不能得即日
投紱去庚子薦授東萊拜嶺南觀察使公至則務約
己裕民民方望而愛之遽 命內遷未及還朝臺臣
李顯永疏論公語多憯誣公對吏事竟得白然盡室
入嘉陵山中力田自給暇則荷蓑騎牛往來山澤間
喜不爲人所識連被銀臺除命凡八九迫則或暫出

而未嘗旬月留也拜成均館大司成又不就復拜承
旨會 上屛黜權奸銳意圖治察公有地望欲引而
爲重公亦感激知遇不敢復言歸甲辰冊 文孝世
子以輔德進嘉善叅判諸曹移大司憲兼管備邊司
同知 經筵丙午轉都承旨加資憲提擧宣惠廳進
拜吏曹判書大臣金文貞公熤因臺通事 筵奏語
侵公公卽朝堂脫帽袍而出坐寓肅川宥還拜兵曹
判書愛養軍卒頌聲流聞己酉復拜冢宰引疾遞用
遷 園時敦匠勞超崇政判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
事出按北關恤民隱蠲軍徭免商賈之稅害人者遠

北人至今呼公爲爺踰年丙免爲宗伯冢宰癸丑自
兵判移授守禦使又爲冢宰先是三司請相臣蔡濟
恭罪公亦疏論而語最峻李家煥者逆孽潛之從孫
也嘗投疏訟潛寃公不擬家煥職　上命復望屢促
之公竟不擬由是不悅者益衆崔顯重驟加詆斥公
力辭得解公以甲寅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五十五九
月癸卯葬于安山郡老村之原公娶沈氏判書鏞女
封貞敬夫人五男四女有秀縣監在秀承旨存秀叅
判友秀修撰奎秀女適判書趙得永敎官金在元叅
奉沈能植金厚淳有秀四男定愚寗愚獻愚能愚在

秀一男胤愚餘幷幼公性沈厚多智其慮事方物常兼數人之器遇人未嘗以窮達禍福異視之議論不隨時俯仰意有所定人莫敢撓也在 上前無懷諸心而不發於言者其或觸忤權貴而樸質由中故
上亦徐察其中自有大過人者數任之以事而不疑
公喜飲酒既酣笑諧淋漓上自搢紳下至輿儓走卒尚有樂道公事者公雖歿而風流在人矣

司諫院正言吳公墓表

英宗二十七年修齋吳公瓚入諫院爲正言時 莊
獻世子代理機務公同三司合達申請逆臣李光佐

趙泰億追奪官爵又言李宗城偏私護逆罪在不赦不報未幾　上有激怒幷黜諸臣仍覈首論者將加罪公曰合達之論自我先發是不可以不實有司以聞　命投畀三水府是歲十一月七日得疾歿于謫舍享年僅三十有五返葬于龍仁先墓下至乙亥逆孽復肆謀叛旣皆伏誅　上遂從光億追律之請於是懲討之論夬伸而諸竄逐之臣亦皆放還矣或者猶悲公已歿而不能及見君子曰不然道貴乎行而已使公之言終不用公雖不死猶不行也言苟用矣公雖死而無恨矣以此悲公者不亦淺哉公字敬父

海州人曾祖諱翻以文學政事進官慶尚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斗寅刑曹判書當 母后廢
以諫死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貞考諱履周學生
妣牛峯李氏右議政翻女本生考諱晉周工曹正郎
贈吏曹參判妣達城徐氏監役命德女以 肅宗三
十三年丁酉二月二十八日生公幼從伯氏月谷文
穆公學文行夙就及長游士友間名論最高辛未擢
庭試壯元 上召見便殿問爾且何以事予公對曰
謹當以直事之例付成均館典籍拜兵曹正郎時
上惡朋黨而欲抑之四大臣雖已伸寃而調停之論

遂起而不已號曰蕩平有言者輒得重罪公爲諫官
欲言之度亦不免于辜乃入告母徐夫人母曰爾旣
許身於朝且欲爲忠者乎吾當任之於是上書屢千
言極論時政其略有三條一曰始 景廟有疾無嗣
大臣白 東朝冊 大朝爲世弟賊徒敢生危動之
計構成大獄凶誣至及 上躬而光佐以首相擢引
凶黨終始諱疾馴致麟亮之亂泰億叅涉一鏡敎文
又以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比擬於 二聖授受
之舉乞稟 大朝明正其罪此所謂嚴懲討以扶倫
綱也一曰自蕩平之論行嗜利無恥之人希合媒進

以君誣置之相忘而又出一黨上之人若能公好惡而洞辨之庶幾眞見皇極之治此所謂明是非以正朝廷也一曰朝廷之上一有剛直敢諫之士必皆得罪大臣小官惟以逢迎阿諛爲務脫有禍亂孰肯捐軀而殉國家之急哉前後以言獲譴者謂宜收用此所謂奬忠直以厲風俗也末又言其本在 邸下一心因以謹幽獨親正士制近習反復陳戒會 上欲行均役召諸從臣發策問新法便否公對言臣聞軍丁減疋之後充補之策不過爲搜括之政不如罷內司私帑幷付均役而不賦於民百姓足君誰與不足

乎上怒公以新進言法不便且前有上書合達事
俱不稱旨特削名侍從案盖公立朝未一歲而直聲
震廷中矣公容貌莊偉性孝事母無遠志以幼失所
怙常慼慼爲痛遇諱日澡浴將事盡其誠哀其取友
擇而後交介而不狷和而不流尤於義利之辨嶄如
也公娶青松沈氏府使師周女二女適叅判李義翊
府使俞彦鎬再娶慶州金氏通德郎硂女一女適監
役金相謨公無子立叔氏子載絅爲後郡守郡守四
男敏常敘常瀓常徽常俱蔭仕敏常一男致冕敘常
二男致俊致秀瀓常繼子致魯徽常繼子致冑李壽

淵吉淵兪漢寔漢守漢客其外孫也初　上以蕩平
已成將告　太室大赦中外文穆公以大提學撰進
教文盖恐激　上怒而益其過擧黽勉承　命然非
其志也退而悒悒不樂已而卒公拜正言引二孤姪
至前曰吾今可以明先兄志也遂上書書至今傳之
公車讀者爲之髮竪嗚呼公其能踐以直事君之言
而不負文穆公之志者歟

遺安處士李公墓表

李公諱輔天字汝翼以　正宗丁酉四月十五日歿
壽六十四士友之來吊者以爲公治身溫雅而有禮

雖不利公車終於布衣而處宗族教子孫能令人觀
感爲法者多不媿于士矣遂因其書室之扁書其旌
曰遺安處士蓋古私謚之意也鄉之人又曰公亡矣
吾誰與依仰而爲善有爭訟誰可告訴而爲正此所
謂行修於家而言信於鄉者歟李本 國姓公之先
出自 莊憲大王別子桂陽君璔公祖諱德英咸鏡
道觀察使考諱繼華通德郎妣沈氏處士諱漢章女
副提學攸孫也公少從婦翁杞園徵士學得爲已綜
物之要尤好名論雖在畎畝不忘當世之憂事沈夫
人至孝夫人性好潔公承奉無違病則屢易枕茵而

安之及喪含斂衣裳之具親執纖悉不屬以子弟與
弟校理公友愛甚篤及校理公登第公每以古道飭
勵不欲隨俗俯仰一日校理公退朝未及解朝衣公
厲聲曰朝廷有某事君何不爭爭不得則雖碎帽裂
袍而出顧何惜乎校理公但引謝而已後坐讜言謫
海島直聲動士林間蓋得於公之教者爲多公交遊
皆一代名流如贊善金公亮行祭酒金公履安尹敎
傅得觀俞太素彥淳或以遺逸在旌招之列或以名
行重於世嘗往復論性理多發微奧尤謹於禮與俞
尹叅酌古今諸家作一書爲家法而行之晚歸廣陵

雖不利公車終於布衣而處宗族教子孫能令人觀感爲法者多不媿于士矣遂因其書室之扁書其旌曰遺安處士盖古私謚之意也鄉之人又曰公亡矣吾誰與依仰而爲善有爭訟誰可告訴而爲正此所謂行修於家而言信於鄉者歟李本 國姓公之先出自 莊憲大王別子桂陽君璔公祖諱德英咸鏡道觀察使考諱繼華通德郎妣沈氏處士諱漢章女副提學攸孫也公少從婦翁杞園徵士學得爲巳綜物之要尤好名論雖在畎畝不忘當世之憂事沈夫人至孝夫人性好潔公承奉無違遇病則屢易枕茵而

安之及喪含歛衣裳之具親執纎悉不屬以子弟與
弟校理公友愛甚篤及校理公登第公每以古道飭
勵不欲隨俗俯仰一日校理公退朝未及解朝衣公
厲聲曰朝廷有某事君何不爭爭不得則雖碎帽裂
袍而出顧何惜乎校理公但引謝而已後坐讜言謫
海島直聲動士林間葢得於公之教者爲多公交遊
皆一代名流如贊善金公亮行祭酒金公履安尹教
傅得觀兪太素彦淳或以遺逸在旌招之列或以名
行重於世嘗往復論性理多發微奥尤謹於禮與兪
尹參酌古今諸家作一書爲家法而行之晩歸廣陵

依松楸結亭屋以居自少至老每晨起謁家廟非甚
病不廢居則諷誦經史力農桑以自給朝夕會內堂
進食雖糲飯無肉而內外上下融融有和氣至徹整
肅無譁遇佳辰名節與諸長老出遊溪山襟韻夷曠
多愛亹亹相勉者皆古君子道義無他語間發而爲
詩古勁可誦飲酒亦不至醉公平生不肯苟合於人
以求榮利故竟以士終然一時賢士大夫多惜其賢
且有材而不能用於世也公娶咸從魚氏贊善有鳳
女生於法家勤敬習禮舅姑愛夫子宜卑者慕生一
男二女男在誠叅奉女嫁府使朴趾源郡守朴宗敬

孫二人正履奉事正觀公葬于廣州石馬鄉粟里之原正履以公墓隧之文請于不佞曰吾祖歿今五十年執友諸公皆不在鄉人之指杖屨遊息之所以爲語者今亦無多其幾何而遂泯沒無傳耶不佞誼不可辭不佞先君子與公爲姨從兄弟嘗情好篤至先君子之葬也公來臨穴哭甚哀且封移坐墓側蒼柏下石上執不佞手勗以讀書繼家學又泫然出涕不佞至今識而不敢忘

金陵集卷之十八